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民報

號貳拾貳第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日本明治廿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十日發行

民報第貳拾貳號目次

●圖畫

俄國革命黨之秘密會議

哥薩克兵之追殺市民

●四惑論

●哀陸軍學生

●時評

臺灣人與新世紀記者

滿洲總督侵吞賑款狀

越南設法俄議員

王夫之從祀與楊度參機要

●主客語

革命軍約法問答

●譯叢

印度自由報.....公俠

旅俄日記(英人馬利可原著).....血淚

明清戰譚(下編).....稼軒

●小說

望羅Sala海濱遊跡記(南印度Yiacua述)

.....南國行人譯

●譚叢

虎俱遺恨.....有嬌血胤

●撰錄

瑞安孫先生哀詞.....太炎

●附錄

答祐民.....太炎

再覆吳敬恆書.....太炎

本社廣告(一)

本社以擴充事務起見發行所于本月遷移
至豐多摩郡淀橋町角筈七百三十八番地
所有事項仍以通信事務所直接自後通信
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直函日本東
京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通信
事務所爲荷

本
社
白

本社特別廣告 (二)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編章。寄交本社。又宋季稗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之資采輯。漢族幸甚。

本社啓

本社特別廣告 (三)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慊仄。今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請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本社謹白

志成學校招募補缺生廣告

啓者本校之設專收支那留學生特授普通各種科學以豫備進日本各高等習實業爲宗旨本校尤注意者即日英二語蓋二語不通將來進高等不免有聽講之苦今年已開新班惟額數尙缺如有願插班者請速報名開學日期擬陽曆九月十一日欲知詳細章程者乞於報名時取閱可也此白

明治四十一年六月

日本東京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

志成學校

復報社廣告

本報發揮民族主義
傳播革命思潮
發刊以來已出至
第十一號現第十
二號亦將付印不
日出版

復報社啓

代派通學報

上海通學報。向以英文爲主。丙午兩年。曾載有伊索寓言。譯語妙法。文規四百條。英文初稿。中西尺牘。海外奇談。華英科學等。分門彙記。閱者便之。今又添入新譯之國。民讀本。老耶而讀本。東方讀本三種。譯成華英合璧。務使初學英文者。無師自通。較讀原書。尤爲得益。特約本社代派。凡定閱全年者。三十六册定價六元。(外國加郵四角)零售每册二角。

民報社啓



俄國革命黨之秘密會議



民市殺追之兵克薩哥

民報

(第貳拾貳號)

四惑論

太炎

昔人以爲神聖不可干者曰名分。今人以爲神聖不可干者。一曰公理。二曰進化。三曰惟物。四曰自然。有如其實而強施者。有非其實而謬託者。要之皆眩惑失情。不由誠諦。章炳麟讀易傳曰。嗚呼。伏曼容見之矣。傳曰。蠱者事也。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二經十翼。可貴者此四字耳。嗚呼。伏曼容見之矣。作四惑論。

背私謂之公。今以爲眾所同。仞之稱。治玉謂之理。引申爲臆理條理。今以爲界域之稱。公理者。猶云眾所同。仞之界域。譬若棋枰。方卦行棋者所同。仞。則此界域爲不可逾。然此理者。非有自性。非宇宙間獨存之物。待人之原型觀念。應于事物而成。洛閩諸儒喜言天理。天非蒼蒼之體。特以眾所同。仞。無有代表之辭。名言既極。不得不指天爲喻。而其語有疵瑕。疑於本體自在。是故天理之名。不如公理。可以見其制之自

人也。驟言公理。若無害矣。然宋世言天理。其極至於錮情滅性。烝民常業。幾一切廢棄之。而今之言公理者。于男女飲食之事。放任無遮。獨此所以爲異。若其以世界爲本根。以陵藉個人之自主。其束縛人。亦與言天理者相若。彼其言曰。不與社會相扶助者。是違公理。隱遁者。是違公理。自裁者。是違公理。其所謂公非以眾所同。仍爲公而以己之學說所趣爲公。然則天理之束縛人。甚于法律而公理之束縛人。又幾甚于天理矣。蓋人者。委蛻遺形。儻然裸胸而出。要爲生氣所流。機械所制。非爲世界而生。非爲社會而生。非爲國家而生。非互爲他人而生。故人之對於世界。社會。國家。與其對於他人。本無責任。責任者。後起之事。必有所負于彼者。而後有所償于彼者。若其可以無負。即不必有償矣。然則人倫相處。以無害爲其限。界過此以往。則鉅人長德。所爲不得責人以必應爲。此長國家者。責其民。以從軍應役。乃至醫方。工技。悉爲有司所材官。此承封建之餘習。則然。混一久者。即異是。信神教者。以爲天公巨靈。特生人類。以蕃其種。以潤色其世。宙故非獨死。生不能自主。屏居遁世。不與社會耦。俱則已。背上神之命。此誤切萬物。爲有作者。從而演爲法戒。以根本之迷謬。及其枝條。

若夫獨覺聲聞數論老莊之說則異是也。即實而言人本獨生非爲他生而造物無物亦不得有其命令者吾爲他人盡力利澤及彼而不求圭撮之報酬此自本吾隱愛之念以成非有他律爲之規定吾與他人戮力利澤相當使人皆有餘而吾亦不憂乏匱此自社會趨勢迫脅以成非先有自然法律爲之規定有人焉于世無所適資采野稻而食之編木莖而處之或有憤世厭生蹈清冷之淵以死此固其人所得自主非大群所當詞問也。當詞問者云何曰有害於己無害於人者不得詞問之有益於己無益於人者不得詞問之有害於人者然後得詞問之此謂齊物與公理之見有殊歐洲諸國參半皆信神教而去封建未遠深隱于人心者曰人爲社會生非爲己生一切智能膂力當悉索所有以貢獻于大群因政教則成風俗因風俗則成心理雖瑰意琦行之士鮮敢越其範圍有視國家與神教如虺蛇者徒沾沾焉與其形式相攻而因是所成之心理已執藏于其髓海如布魯東氏之說則曰「天下一事一物之微皆將有而非現有轉變化成體無固定而百昌之在恆沙世界節族自然槃旋起舞合於度曲實最上極致之力使然有此極致故百昌皆鄉此極致進步

無己。是雖必然，而亦自由。是故一切強權，無不合理。凡所以調和爭競者，實惟強權之力。此以互相牽掣爲自由。其說已暗昧難知矣。原其立論實本於海格爾氏以力代神以論理代實在采色有殊而質地無改。既使萬物皆歸於力，故持論至極必將尊獎強權名爲使人自由。其實一切不得自由，後此變其說者不欲尊獎強權矣。然不以強者抑制弱者，而張大社會以抑制箇人，仍使百姓千名互相牽掣，亦由海格爾氏之學說使然。名爲使人自由，其實亦一切不得自由也。今夫人不與社會相扶助者，是勢所不能也。慮猶細胞血輪互相集合以成人體。然細胞離于全體，則不獨活而以個人離于社會，則非不可以獨活。衣皮茹草隨在皆足自存。顧人莫肯爲耳。夫莫肯爲則費用繁多，不得不與社會相繫。故曰人不與社會相扶助者是勢所不能也。既已藉力于人，即不得不以力酬人。有其藉而無其酬，則謂之背於公理。云爾。若誠肯爲衣皮茹草之行者，既無所藉，將安用酬。雖世不數見其人，而不得謂絕無其事。即不可以虛矯之公理齊之。非直此也。鳥之哺養其雛人之乳食其子，特愛情流衍則然。誠有生子不舉者，苟未至於戕殺侵陵之界，即不可以放棄責任相稽。

所以者何。本未藉力于此。嬰兒則不必有其酬報。寧當以責任言之。律有不慈之刑。有子不收法所不宥。此爲國家待人而立。故開其蕃育之端。而重其棄遺之罰。名曰親。對于子之責任。實乃人民對于國家之責任。法律本浮樓之物。無可索其本根。類如是矣。若非強執國家萬能之說。而問其所謂責任者。則絕無責任可言。必曰人類對于世界之責任。則人類本不爲世界而生。必曰人類對于人類之責任。則人類亦非互爲他人而生。徒曰公理當然可乎。凡有害于人者。謂之惡人。凡有益于人者。謂之善人。人類不爲相害而生。故惡非人所當爲。則可以遮之。使止。人類不爲相助而生。故善亦非人之責任。則不得迫之。使行善。與惡之間。必以「無記」爲之平線。責人以無記。以上而謂之曰公理。則束縛人亦甚矣。今夫隱遁者。猶未至與社會相離也。一人之力。足以耕十畝。十畝之入。饑饉有餘。以其羸易麻。桌竹木。足以禦寒暑。庇風雨。復有佗長。取以自樂。而不以是利人。斯謂隱遁之士。其不以是利人。誠涼薄寡恩矣。然而不得以背違公理。責之。所以者何。人類非爲世界而生。非爲社會而生。非爲國家而生。非互爲他人而生。雖涼薄少恩。非他人所能干預也。若夫有機無機。二界

皆。意。志。之。表。彰。而。自。迷。其。本。體。則。一。切。煩。惱。自。此。生。是。故。求。清。涼。者。必。在。滅。絕。意。志。而。其。道。始。于。隱。遁。若。爲。滅。絕。意。志。而。隱。遁。者。即。不。憚。以。道。授。人。亦。不。得。不。以。道。授。人。何。以。故。隱。匿。良。道。專。以。自。利。則。我。癡。我。見。愈。益。熾。然。必。不。能。滅。絕。意。志。故。其。次。或。爲。深。求。學。術。必。避。囂。塵。而。就。閒。曠。然。後。用。意。精。專。所。學。既。就。出。則。膏。沐。萬。方。是。二。者。輔。益。他。人。爲。用。至。廣。與。專。求。自。樂。者。異。撰。然。則。尺。蠖。不。屈。則。不。伸。龍。蛇。不。蟄。則。不。現。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作。止。語。默。其。致。一。也。願。可。以。市。閭。期。會。相。稽。哉。自。裁。者。愛。身。之。念。自。我。主。之。不。愛。身。之。念。亦。自。我。主。之。我。既。絕。對。非。他。人。所。得。與。其。豪。毛。昔。希。臘。哲。學。家。在。那。氏。嘗。躬。蹈。之。矣。其。他。宗。教。哲。學。諸。家。或。有。取。捨。皆。稱。心。而。爲。言。有。神。教。者。以。爲。人。稟。精。靈。於。帝。軀。命。非。我。有。也。故。必。恪。恭。將。事。以。待。日。月。無。或。自。擅。無。神。教。者。以。爲。人。類。本。由。識。根。迷。妄。流。轉。生。死。之。中。死。固。苦。也。生。亦。不。可。謂。非。苦。徒。絕。其。生。而。他。日。之。生。卒。不。可。斷。故。自。裁。者。與。求。長。生。者。其。愚。則。同。德。人。菴。廬。知。說。之。曰。世。界。最。污。垢。也。故。有。志。於。道。德。者。必。先。棄。捐。軀。體。棄。捐。軀。體。者。非。就。于。自。裁。之。途。勤。修。苦。行。嚴。持。淫。戒。則。可。矣。若。夫。自。裁。而。死。者。能。斷。生。命。而。不。能。斷。其。求。有。生。命。之。心。求。

有生命之心云何。即意志是。雖自裁而意志猶在。他日且復轉生于世界中。獨其邪
廓異耳。是故欲免世界之苦者。不在形體根器之消亡。而在自斷其意志。斷意志者
云何。曰。以求斷生命之意志與求有生命之意志。自相格鬪而已。此二雖異。在人自
擇之。擇之者。非如世俗所謂本心之自由。乃法界意志之自由。此則反對自裁矣。然
有人論撰法理而曰。人果有自裁之權否。則菴盧知答之曰。人身所有之權與其
身共歸於消滅。復何問焉。無神教中亦言。一殺自身無有罪。何以故。我身由我故。
若身由我得。罪果者。翦爪傷指。便當得罪。何以故。白傷身故。文殊師利問
經業問品然則反對
自裁者。就勝義而計之。忍可自裁者。就恆情而計之一。於勝義則自裁與求生皆非
一。於恆情則自裁與求生皆得。今之持公理者。本不越恆情界域。而汲汲與自裁以
厲。禁何所執持。而得有此無上高權耶。明其雖詆諆神教。而根柢實與神教同也。吾
土有陳天華。姚宏業。陳天聽者。以憤激懷沙死。彼則又詆之曰。自裁者。求生天宮與
極樂國土耳。不爲社會增進福祉。惟一身就樂之爲。故可鄙也。不悟漢土之自裁者。
自顛連無告。而外皆以謀畫不行。民德墮喪。憤世傷人。以就死地。未有求生天宮求

趣極樂者當其就死實有所不忍見聞亦冀友朋之一悟風俗之一改也而人亦高其風義內省諸已而知其過負此志士卒令發憤沈淵則悔悟改良者衆其爲益于社會亦鉅矣願以兜率淨土相嘲何其反也求生天者固迷妄矣求生極樂國土者亦無過怯弱短氣之士所爲泯絕死生斯爲至耳是故菴盧知之說涅槃曰「番答摩氏以涅槃之名詞表示寂滅可謂豁然確斯矣涅槃者純無而不與少有相襍之謂質言則世界消滅是也既到涅槃境界則世界意志復其本來而表彰之物無有纖悉存者亦無一物可以形狀涅槃故託義於無以示消極無非斷空獨與幻有相對而謂之無」菴盧知者非純爲佛學者也猶知涅槃與極樂國土判然殊絕循是以觀果求涅槃則必不徒消形體矣果求極樂國土亦必無棄現在之生而望將來之愉快矣彼以是誚漢土之自裁者未達漢土人心本不爾也藉令世有其人亦彼自發願耳彼非世界之傭奴而安得以公理檢押之綜此三者所持公理皆以己意律人非人類所公何人類所公仍者不可以箇人故陵轢社會不可以社會故陵轢箇人若如公理之說無益於社會者悉爲背違公理充其類例則有法人之俗虐者

獸心以爲父既昏。豈不能飭力長財爲世補益而空耗費衣食之需。不如其死則自載其老父沈之江水。是則持公理者乃豺狼之不若。狸狌所不爲耳。世之殘賊有數類焉。比較其力則有微甚之分。寧得十百言專制者。不願有一人言天理者。寧得十百言天理者。不願有一人言公理者。所以者何。專制者其力有限。而天理家之力。比於專制爲多。言天理者。獨於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操之過。暨父之盡期。率先于子。而出身事主。亦得恣意去留。是故天理。縛人非終身不能解。脫言公理者。以社會常存之力。抑制箇人。則束縛無時而斷。言天理者。謂臣子當受君父抑制。而不謂君父當抑制君父。以不道遇其臣子者。非獨天理家非之一切社會。亦非之。故見屈於一人。而常受憐於萬類。是尙有訟冤之地。言公理者。以社會抑制箇人。則無所逃於宙合。然則以衆暴寡。甚於以強陵弱。而公理之慘刻少恩。尤有過於天理。乃知莊周所謂齊物者。非有正處正味正色之定程。而使萬物各從所好。其度越公理之說誠非巧歷所能計矣。若夫莊生之言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與海格爾所謂事事皆合理。物物皆善美者。詞義相同。然一以爲人心不同。難爲齊概。而一以爲終局目的。藉此

爲經歷之塗則根抵又絕遠爾。

進化者以常識論之必有所處而後能進。若無所處則必不能進。雖然進者必動而動與處相反是故伊黎耶派哲學之言曰：「空間者自極小之塵點成。時間者自極小之剎那成。所謂動者曰於極小之時間通過極小之空間耳。然當其通過空間也。不得不停頓於空間。第一剎那停頓於空間也。第二剎那亦停頓於空間也。第三剎那猶之停頓於空間也。始終停頓。斯不得謂之爲動。飛箭雖行其實不行也。」按此與名家說同。然則所謂進者本由根識迷妄所成而非實有此進。就據常識爲言一切物質本自不增不減有進于此亦必有退于彼。何進化之足言且有機物界世見其進化之幻象也。而無機物界并此幻象亦不可覩。借觀地球無時而不繞日。乃其所旋軌道惟是循環。周轉非有直進之塗。譬若戶樞常動不能分寸。過于規外。夫既循環。周轉則方見爲進。即見其爲退矣。又觀月魄與海水者終日折旋。而今月之明不能加于古月。今潮之盛不能過於古潮。安得所謂進化者。惟局就有機物界以言進化則幻象略可覩耳。雖然進化者由外緣牽引以成而人心所向不悉在是。幸福增

進一部人類所盲從也。他部人類則或有反對此者。以善惡言求增進。幸福者特貪冒之異名。所以者何。有所進者。不得不先有所處。而最初所處之點。惟是獸性循其所處之點。日進不已。亦惟是擴張獸性。始之獸性。麋鼠。陵魚。若耳。積久而擴張。其獸性。乃若狡。猥。白。虎。獸性則同。而反愈加之厲。是則進化之惡。又甚於未進化也。以苦樂言。資生養形之事。必由操作致之。人人自寶愛其朽骨。無可奈何。而忍形以就苦。斯已勤矣。更求增進。則樂必不能與苦相償。而不見之耕稼之驢牛。乎藜蒿布野。足以療飢。橫爲人倫牽引。喘息流汗。以服勞于隴上。所得稻粱。不爲牛啖。縱令牛自耕田。牛自啖之。牛之所需。本不在此。苦身以求稻粱之美。曷若自放而食藜蒿矣。人求進化。必事氣機。欲事氣機。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與其自苦于地窟之中。以求後樂。曷若樵蘇耕稼。鼓腹而游矣。夫樂不與苦相償。誰有白癡甘爲此者。若曰。以是利益。後人則無異牛之爲人耕稼也。後人生計。自有後人任之。安用前人爲之盡瘁。於百年以上。或有出其餘力。以扶病字孤者。此于道德爲能。然非于責任爲當然。獨以人類同根。必不忍他人之凍餓。乃率由悲性以爲之。而非他人所能強。

迫若夫後人者。朕兆未形。蘊萌未現。則悲性無自而生。乃爲之勞形。自苦不泰。多事耶。世有其人。計慮深遠。以其所已見者推之。其所未見。軼掌賢勞。爲後昆謀。安樂固任。俟事而不可以是徧責。恆民若更有知幸福之妄者。則當爲人類斷其追求。無己之心。使歸安隱。而竭能盡智。以謀形質者。其可以己矣。或曰。勞動者人之天性。循其天性而謀進化。易若水之轉輪。此亦然。動者人之天性。勞者非人之天性。惟好動也。故其心掉舉不安。乍動于此。輒棄而轉動于彼。必無堅忍以就一事者。有之則父師所督率。生計所驅使。云爾。雖然。動至于勞。亦未有不思休息者。農者知不耕則不食。自節其性以服先疇。此爲形累。非其天性然也。雖自苦其隴畝者。一日得休。亦未嘗不自欣幸。誰云勞爲秉彜之好乎。若諸文藝技巧之事。勞與樂俱。則安肆而行之。以勞求福。則竭蹶而行之。勞與樂俱者。雖以黃屋之尊。有時厭棄。萬幾願自儉于梓匠。若明熹宗之喜刻木是也。此非好勞。願行樂耳。以勞求福者。敦迫爲之。猶必恭然疲役。今有二人一事。刻印一事。磨針非由外饒。皆自勉以就功者。若其程功終日。刻印者猶自喻適志而磨針者。則呻吟欲臥矣。又有三人一畫花木。一操會計。一編譜。

表終日程功其勞相等繪畫者猶栩栩自得操會計者編譜表者則道然思欲脫離矣是何也一即勞以爲樂當其勞時即其樂時一行勞以求福而現前所操之業皆枯槁鮮味者故其趣不同矣且夫人心好動以掉舉之心爲依不以堅忍之心爲依故好動正與好勞相反近世資生之計農耕爲急漁獵則不足重輕也然人有素未習耕亦素未習獵者與之出而馳騁射弋雖不能猶踊躍趨之與之出而犁草培土則未有樂從者借觀貴游之子以暇日釣魚彈雀者多有以暇日發土春米者乎夫樂于獵者非爲給鮮不樂于農者亦非爲倉廩有餘也獵者作姿駿逸本乎掉舉之心農者所事拙鈍本乎堅忍之心人心依掉舉而不依堅忍故非飢寒所迫則未有舍此就彼者然則人之天性以動爲趣不以勞爲趣以勞而現樂者爲趣不以勞而求福者爲趣章章矣而求進化者不在行樂之勞而在求福之勞不在掉舉之動而在堅忍之動若人皆自私其產斯亦可也既和合衆產以爲一丸而欲其忍性就勞則勢所不行亦明甚乃曰勞動爲人之天性是則爲誣天性者余謂進化之說就客觀而言之也若以進化爲主義者事非強制即無以使人必行彼既標舉自由而又

豫期進化于是構造一說以誣人曰「勞動者人之天性若是者正可名「進化教」耳本與人性相戾而強爲訓令以籠愚者曰爾之天性然若是而主持強權者亦可爲訓令以籠人曰服從強權者爾之天性然此與神教之說相去幾何如上所說皆就人之感性言也若嚴密言之明日有無必非今日所能逆計所以者何未至明日而言明日之有即無證驗雖昨日之視今亦爲明日所更明日已多而今日非昨日則無比例故明日尙不能知其必有離于明日何進化之可言此則徒爲戲論而已惟物者自物而外不得有他應用科學者非即科學自體而科學之研究物質者亦非真惟物論是何也言科學者不能捨因果律因果非物乃原型觀念之一端既許因果即于物外許有他矣真持惟物論者在印度有斫婆迦師在歐洲有吼模耳乃若勝論之言阿耨伊壁鉤盧之言阿屯黎布尼之言毛奈陀漢語譯之皆云原子然彼實軼出經驗以外以求本根于無方分者况其所謂原子非獨物有亦許心有則仍是心物二元也斫婆迦說以爲現量誠諦比量虛妄此即斷絕因果矣又謂地水火風任運流轉自斯而外更無心量即彼地水火風者亦但有現行初無種子此又

斷絕本質矣。吼模之言曰：「弄球者先轉一球。進而擊觸他球。則他球亦轉。其勢流注相遷。而不可以先轉爲後轉之因。後轉爲先轉之果。諸言因者。非五根所能感觸。得一現象。而歸之于不可見之因。謬矣。因云果云。此皆聯想所成。聯想云何。凡同一事而屢見者。即人心之習慣所由生。初見一事。前有此。後有彼。繼見一事。前有此。後有彼。如是更千百次。皆前有此。後有彼。遂以此爲彼因。彼爲此果。其實非有素定也。且夫白日舒光。燿火發熱。亦其現象則然。以爲日必舒光。火必發熱。則不可。惟根識所觸證者。有日與火之現象。必有光與熱之現象。隨之以吾心之牽聯。而謂物自牽聯。乃豁然定爲因果。若就物言。日自日耳。何與於光。火自火耳。豈關於熱。安見有日必有光。有火必有熱者。」余謂吼模之說。猶未究也。正感覺時。惟有光相熱相。非有日相火相。日與火者。待意識取境分齊而爲之名。故光與熱爲現象。光上之圓形。銳形。亦爲現象。而日與火爲非現象。若專信感覺者。日火尙不可得。况可言其舒光發熱之功能哉。夫既遮撥因果。則科學所證明者。一切不得許爲極成。非獨遮撥因果而已。科學之說。既得現象。亦必求其本質。而吼模之說。惟許現象。不許本質。則原子

之義。自。摧。由。是。觀。之。惟。物。論。成。則。科。學。不。得。不。破。世。人。之。矜。言。物。質。文。明。者。皆。以。科。學。揭。發。而。妄。託。其。名。於。惟。物。何。其。遠。哉。斯。賓。塞。爾。著。綜。合。哲。學。分。可。知。不。可。知。爲。二。篇。曰。時。間。空。間。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質。不。可。知。流。轉。不。可。知。而。又。崇。重。科。學。以。爲。最。上。然。力。與。物。質。且。不。可。知。則。科。學。之。根。已。絕。雖。有。所。建。立。發。明。如。海。市。尋。香。城。耳。物。質。既。不。可。知。則。惟。求。之。現。象。而。現。象。與。現。象。之。因。果。于。此。心。界。雖。可。知。于。彼。物。界。誠。有。此。因。果。否。亦。不。可。知。則。名。言。整。絕。無。可。爲。趣。入。之。塗。矣。即。實。而。言。惟。物。之。與。惟。心。其。名。義。雖。絕。相。反。而。眞。惟。物。論。乃。即。眞。惟。心。論。之。一。部。所。以。者。何。不。許。因。果。不。許。本。質。惟。以。現。所。感。觸。爲。徵。此。則。所。謂。「現。現。別。轉。遠。離。一。切。種。類。名。言。假。立。無。異。諸。門。分。別」者。是。正。惟。心。論。之。現。量。吼。摸。有。言。「觸。寒。而。生。寒。覺。觸。熱。而。生。熱。覺。當。是。時。無。寒。熱。之。名。言。也。名。爲。寒。熱。必。在。感。覺。已。滅。之。時。若。充。其。例。當。有。寒。覺。與。熱。覺。時。惟。于。自。體。覺。有。寒。熱。未。有。寒。熱。外。來。之。想。更。充。其。例。擲。貝。珠。頃。以。青。色。對。向。眼。識。擲。貝。珠。頃。眼。識。與。青。色。俱。生。是。時。分。別。未。形。但。覺。眼。之。與。青。混。合。非。二。未。有。青。在。眼。外。之。想。故。專。以。感。覺。爲。徵。者。現。象。有。對。且。不。得。成。況。物。之。本。質。哉。故。曰。惟。物。論。者。惟。心。論。之。

一部也。或則變轉其言曰：感覺本在神經。而神經亦爲物質。以物知物。何繫于心。是亦可曰：惟心論者。惟物論之一部也。應之曰：心量本非一端。而譬以心本義爲心臟。引伸爲識之代詞。疑于物質也。然今亦隨俗言之。正猶魂本是氣。精本是液。而言魂言精神者。亦得引伸爲無形之名詞耳。今之言感覺者。以爲內印神經。言憶念者。以爲神經有遺印也。不悟顯色形色。雖可以印象爲緣。而數量即無印象。如人見三飯類。若祇緣印象者。感覺以後。當惟生「飯類飯類飯類」之想。必不得生「三飯類」之想。今有三飯類之想者。非于爾所飯類各各取其印象。亦非以爾所飯類和合爲一。以成一種印象。必有原型觀念在其事前。必有綜合作用在其事後。安得云祇以物質對取物質耶。雖然。此猶感覺以後事也。而當其初感覺時。亦有悟性爲其助伴。如菴盧知之言曰：「物映眼簾。其形皆倒。而視覺所取則非倒。明感覺亦以悟性爲依。」若專就神經對印爲言。即無解於倒見之疑矣。又若爲印象者。一日接十印象。印已模胡。何以得了。了而憶。故知現量感覺一切。惟心而甄。明科學者。必不許現量爲究竟。此特相似之惟物論。其于眞惟物論。其反矣。以物質文明。求幸福者。不自量度。而妄尸惟物之名。斯亦厚顏之甚也。夫眞惟物論者。既舉本

質。而。空。之。惟。以。本。質。爲。心。所。妄。念。之。名。是。駸。駸。與。惟。心。相。接。然。吼。模。復。不。許。心。有。本。質。者。以。心。亦。念。念。生。滅。初。無。自。性。惟。無。自。性。故。一。切。苦。樂。心。得。感。之。若。心。有。自。性。者。即。不。爲。苦。樂。之。境。所。變。然。則。求。樂。者。但。求。諸。心。毋。求。諸。物。亦。可。矣。若。夫。噉。菽。飲。漿。以。愈。飢。渴。冬。裘。夏。葛。以。避。寒。暑。上。茨。下。藉。以。庇。雪。霜。采。艾。儲。藥。以。備。疫。癘。人。之。借。資。于。外。物。者。誠。不。可。乏。過。此。以。往。則。安。必。沾。沾。物。質。之。務。哉。人。而。執。鞭。爲。隸。其。行。至。可。羞。也。含。垢。不。辭。曰。惟。存。身。之。故。既。存。身。矣。而。復。以。他。種。福。祉。之。故。執。鞭。爲。隸。其。猥。賤。則。甚。于。向。之。爲。隸。者。矣。不。執。鞭。爲。隸。於。人。而。執。鞭。爲。隸。於。物。以。斯。求。福。其。猥。賤。又。甚。于。向。之。爲。隸。者。矣。

自然者。物有自性。所謂求那由自性而成作用。所謂羯磨。故合言之曰自然。知物無自性之說。則自然之說破。或有言本然者。與自然同趣而異其名。或有言法爾者。則以物無自性一切爲無常法所漂流。近人又言自然規則。乃合自然法爾爲一談。言法爾者。本謂離心不得一法。即此法者。亦心之爾。迷惑所成。言自然規則者。則膠于自性。不知萬物皆展轉緣生。即此展轉緣生之法。亦由心量展轉緣生。雖然。言此

者固自託于惟物。若果惟物。此自然規則者。爲在物中。爲在物外。若在物外。既許物外。更有他事。即不容妄託惟物之名。若在物中。有素定者。固得以自然規則。名無素定者。亦得以自然規則。名雖然。火之求那。自然而熱。火之羯磨。自然而燒。而死。灰沙礫。有不可得燒者。則火之羯磨。破人之按火。未有不覺其熱而死。灰沙礫。則無熱覺。縱令火著死灰沙礫。以後人按之。猶生熱觸。特未知火在死灰沙礫。果熱否也。則火之求那。亦破。若曰。於此而熱於此。而燒於彼。則無熱。無燒。亦得名爲自然規則。然則火。但是火。而熱與燒者。惟一部物質對火之名。即不得言火本有熱。火本能燒矣。循是以推。所謂自然規則者。非彼自然。由五識感觸。而覺其然。由意識取像。而命爲然。是始終不離知識。即不得言本在物中也。今若有人問言。『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則應之曰。『知自然者。過於自然。』夫就勝義言之。名相二者。皆由分別妄念所成。若就俗諦言之。相則在物。可切爲真名。乃在心。惟切爲假。故縱不說物爲心造。而不容不說自然等名爲心造物。若非心造。耶知物者。或未能過物自然之名。旣爲心造。則知自然者。必過於自然矣。故真惟物論者。亦不得不遮撥自然而託之者。至謬妄也。

雖然。今亦且置斯事。就人間社會言之。凡所謂是非者。以侵越人爲規則。爲非不以侵越自然規則爲非人爲規則。固反抗自然規則者也。昔希臘王子有別封于新頭河者。曰彌蘭。問那伽犀那曰。智者作惡。愚者作惡。此兩人殃咎誰多。得者。那伽犀那曰。愚人作惡得殃大。智人作惡得殃小。王曰。不如那伽犀那言。我國治法。大臣有過。則罪之重。愚民有過。則罪之輕。是故智者作惡得殃大。愚者作惡得殃小。那伽犀那問王曰。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爲燒鐵。一人不知爲燒鐵。誰爛手大者耶。王曰。不知者爛手大。那伽犀那曰。愚者作惡。不知自悔。故其殃大。智者作惡。知不當爲。曰自悔過。故其殃小。蓋彌蘭所說者。人爲之法。故知而觸之者。咎重。不知而觸之者。咎輕。那伽犀那所說者。自然之法。故知而觸之者。咎輕。不知而觸之者。咎重。就此問答。足以知二種規則之不同矣。且黠者之必能詐。愚勇者之必能陵。弱此自然規則也。循乎自然規則。則人道將窮。於是有人爲規則以對治之。然後烝民有立。若別有自然規則。必不可抗。而人有恣意妄抗之者。此亦任其自爲耳。蚊欲負山。鉅欲馳河。讓其無量。力可也。責其不合義。則不可也。夫闖入人之邸舍者。有罪而闖入大火聚中者。無

罪謀斬關越塞者有罪而謀超越星球者無罪縱有非笑之者惟得斥爲頑愚不得指爲過惡以自然規則本無與於人道順之非功逆之非罪云爾今夫進化者亦自然規則也雖然視入火必燬入水必濡則少異蓋於多數不得不然非于箇人不得不然箇人欲自遏其進化勢非不能縱以箇人之不進化而風靡多數使一切皆不進化亦不得爲箇人咎以進化者本嚴飾地球之事於人道初無與爾然主持進化者惡人異己則以違背自然規則彈人吾則詰之曰人之有死亦自然規則也病革而求醫藥者將以遮防其死曷不以違背自然規則彈之耶昔莊氏載「子來有病喘喘將死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

不聽我則悍矣郭象說之曰「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死生猶晝夜耳時當死而橫不聽之則適足擇逆於理」此明以死爲自然規則不可旅距矣而今之尊信自然規則者一則廢之一則舉之自爲矛盾而不悟若曰自然規則雖有死而吾得暫緩其死獨不可曰自然規則雖有進化而吾得暫緩其進化乎嗚呼昔之惑者責人以不安命今之妄者責人以不求進化

二者行藏雖畢。乃其根據則同。以命爲當安者。謂命爲自然。規則背之。則非義。故以進化爲當求者。亦謂進化爲自然。規則背之。則非義。故自我觀之。承志順則自比于斯養之賤者。其始本以對越上神。神教衰而歸敬于宿。命宿命衰而歸敬于天。鈞兪穴相通。源流不二。世有大雄無畏者。必不與豎子聚談猥賤之事已。

置此明

朝事日夕

將見欺

哀陸軍學生

太炎

捐妻子。違井里。去神州之絕。島奴虜其身。駿雄其魄。以立功名。非乎以博尊官厚祿。非乎俄而練兵處下。令曰。陸軍學生來當與爾輩出身地。高者守備次。即千總。最下乃把總耳。不來者。斷汝脛矣。然諸考試留學生。事月有見告。陸軍學生則怒曰。爾曹習法政。空言無實。上選者得編修。次乃進士。學工者纔比匠師。亦列位貢舉。間最無俚者。鑿齒而補以金。猶不失爲牙科舉人。吾輩辛苦三數歲。入戲下爲厮役。講習戎事。幸而成就。乃反得最劣者。守備千總把總。老革朽鈍者所爲。箠楚塵埃之間。猥賤無與比。而以辱我英駿諸生。叱嗟練兵處大臣而母婢也。吾不來汝。斷吾脛。吾來者亦噓汝腦矣。章炳麟聞之曰。學校之禍人如是哉。原中國初設學校也。在貴族封建時代。其學非以求是。惟致用是務。出身事主爲尤急。當其入學。而所志固在升斗矣。後有鄉舉里選之法。所選不盡士人。人至魏晉。又歸重于門地。隋世乃不得不用科舉。唐宋諸科。

惟進士爲華辭。不關學術。秀才則以待閑博多能之士。卒無人能應舉者。經法書算。是固一技之長。實於進士之浮虛也。王安石始合學校科舉爲一科舉。愈彫敝。不如舊制。學校所務。亦捨科舉無他事。兩爲學者所鄙夷。則始有講學者出。自名其家。以與學校科舉相攻。比明世復以其學合之學校科舉。故陳獻章王守仁輩各往往變更舊術。傳之其人。東林之興。爲學士叢蔽。然急功干祿之念。浸益染汙。名爲講學。實以自植政黨。夸者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以爲鄉校當聞國政。滿洲猾夏。其說卒擯不行。求利祿者。獨俛首科舉下。腐朽日甚。而倜儻異材。乃以六書九數名其學。既不習制舉事。又異東林之徒。碑販洛閩。以求聞達者。深固伏蟄。且二百歲。夸者魏源。始以經世之術求用。至近世乃設學校。選高材游學異國。上之所望于學生。非爲求是爲致用也。下之所以自處。非爲求是爲出身事主也。然則學校在官其汙。與科舉等講武之術爲國干城。其效用爲尤急。與封建時代之學校同流一壘。網中處處羅紳立功之念。過于求學。封侯之念。過于立功。蓋淪浹精髓。浸淫肝膈。久矣。往者陸軍得士官歸。即被任爲標統。不乃處帷幄爲畫策。士猶未厭足。聞守備千總把總。

之命精魄頹喪快怏失望不已。是亦學生之素情也。嗚呼！凡有血氣誰不自尊貴者。誰不愛其天屬之親者。今者棄捐鄉里履波濤而之絕域。情欲已失半矣。習法政工商事休沐燕游猶足以談笑自樂。今直爲戲下臺隸。一入聯隊囚虜之食不比于人。麥飯半菽腸胃爲焦。老兵視新進者有若僕。圍引重則使之上食。則使之拭衣。則使之膏履。則使之所以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曰他日得爲無上軍官。以自酬。故今則已矣。在外爲徒隸歸亦爲徒隸矣。在外受罰無過幽閉暗室。以自省過歸且不保其尻脊矣。額手以見貴人。其辱猶小歸且跪道周而迎先馬矣。悲夫！悲夫！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獨薄于陸軍學生耶。其父母之生我者。獨使我爲守備。千總。把總。耶。抑祿命使然耶。若素知此。胡不爲法政學生棄軍國民之名而收大政黨之實。軒車駁馬。馳騁畿甸。間一日得與王侯貴人過從。椎牛炮彘。恣所啖食。黃貂狐白。無價寶珠。以爲瓔珞。猶足以自焜耀也。不然則習築路視礦之技。亦猶爲馴僮。尊崇也不然。雖習馬醫。尙以一藝自給。未至爲他人臧獲也。置此不習。

乃冒昧趣陸軍嗚呼不可怨天不可尤父母亦不可咎祿命也直辭舌自悔耳欲少逗留公使之命厲若雷霆敦迫上船若引重囚以趨市肆縱傲狠違節制淹滯旅館非有宿春之糧猶是生命獨能忍餓死乎欲遂歸國以赴期會協統標統若天之不可階而升藉有善營求工側媚者十中財得一二餘復何望當其營求而先進之陸軍學生既被任爲協統標統者復忌刻之寤寐而思聚處而議曰吾輩已得玉案之食矣勿令後人至攘吾輩權利也故雖有軼倫絕羣之材爲人齟齬終不得起其欲得上遂者先爲徒隸於異國當復吮癰舐痔以事先進然後得循資除授以若所得若所欲軍國民之榮名竟安在耶幸而得之一朝被嫌疑稱革命黨設置閒散復與湘軍提鎮歸爲傭工者等槁項鄉里賣孔雀翎以續衣食猝遇典禮則頭戴松枝以出耳嗚呼誰造此軍國民之名者如狐如崇惑我神志使我困苦無告至于此極也側聞鐵良規設模範師團于順天以維繫陸軍學生勿令散處得一高官縱受維繫比于乘軒之鶴亦已矣何復汚以守備千總把總之名也嗚呼不可怨天不可尤父母不可咎祿命亦不

可自艾也。尋忿於鐵良耶。死生赤大矣。孰不自愛其首領者。追而爲此。亦不可咎。鐵良也。維我天公。何不簡擇而生徐錫麟于中國。爾爲陸軍學生。爾爲道員。縱不竭忠事主。爲國家作保障。當念道員與陸軍學生固同類也。何因攻難冒死。注鉛丸於爾大帥身。既不保屠腸。決肺陳於市朝。卒無補益。徒以暗殺之名。表爾墓道。爾享其譽。人受其疑。爲道員者以爾徐錫麟。故悉墮謗。蔡鈞被編管。以憂憤死。高爾嘉衣楮關木雷電擊之。爲陸軍學生者以爾徐錫麟。故沈淪不起。降在伍伯輿臺之賤。嗟茲天公。胡生是子。以禍我道員陸軍學生也。道員者皆千金子也。當治一太牢。具上禱。昊天。下繫秦社中告公日。鄭侯之靈曰。自今以後。願爲道員者。毋若徐錫麟矣。陸軍學生往往多藍縷子。亦操一豚蹄。上禱昊天。天下繫秦社中告蚩尤。穰苴之靈曰。自今以後。願爲陸軍學生者。毋若徐錫麟矣。

嗚呼。禱耳。繁耳。盡乃心耳。高高穹蒼。能下聽乎。澹澹黃泉。能仰受乎。茫茫鬼伯。能與人類通。薰蒿之氣。乎祠祀。無益祝由。不效其抑者。表石于徐錫麟之里。曰。爾以暗殺荼毒我曹。屠腸決肺。其宜矣。當爾受刑時。吾恨不得分一杯羹。吾猶有尺八七首。今生活既無賴。寧自引決。與爾格鬪于羨道中。不知錫麟之鬼有所懲創否也。懼格鬪而不勝。則徒死亦無補。嗚呼。不可怨天。不可尤父母。不可咎祿命。不可自艾。不可忿鐵良。亦不可追怨徐錫麟也。昔爾女媧搏土爲人。青泥白壤。尨奇不純。既造貉子。復作漢民。將特爲此殊形異類。以相軋轢耶。其亦于沈醉茗杌之間。失念而爲此耶。藉令漢人悉變化爲滿洲種類。陸軍學生則猶是八旗貴胄。何所岐異。而當疑爲刺客。革命黨人。然則取珊瑚頂。獲麒麟師子之繡服。猶拾芥也。今也則亡受命。不遷生。此南國女媧禍。若於前軒轅嫫祖禍。若於後塊然七尺。終已不

得謚爲滿人。其上書願著旗籍。耶偷取官位。何以。上對
祖宗丘墓。其自承爲漢人。耶牙旗羽節於我。絕分空受
數歲之勞。而不可得豪釐之酬。報進退道窮。羝羊絳棘
人生不天。未有如陸軍學生之甚者也。嗚呼哀哉。蓬蓬白雲一
東一西一南一北。朝出軍幕之上。夕在戎旃之下。快哉雲耶。寧知陸軍學生之苦。明
月案戶。海水上潮。方舟回復。喧闐海隅。宇宙雖樂。又焉知陸軍學生悲也。勃鳩晨鳴
乾鵠嘯羣。蜎猱跳梁。牛羊下括。鳥獸雖頑。猶有樂事。如我陸軍學生。何相彼唐園林
木。汜移梧桐竹。柏鬱青自喜。爾曹無情感。如我陸軍學生。何伊威在室。蠪蝓在戶。瓜
葛蔓生野馬。動擾有知。無知亦各有以自得。如我陸軍學生。何北山萬里。積尸在泉
冥。臥千載不知。歲月爾曹能長往。終無哀樂。如我陸軍學生。何上山采藥。而得黃連
下澤求蔬。乃獲瓜蒂。其味已苦。日不如我陸軍學生。苦昨者。江戶之溪。雨雹如雞子
大。其以陸軍學生之怒。致此震動。東風爲陸軍學生吟。浮雲爲陸軍學生陰。鳴笳以

送陸軍學生陸軍學生涕泗隨之舉觴以饒陸軍學生陸軍學生曰吾自有淚飲之不煩設醴酒也學生有馬號曰的盧以主人將就道嘶而送之不悟主人嗑先噉矣嗚呼聞斯語者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其烏能無惻隱之情哉抑吾聞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

附錄留東學生監督處公布書

案照練兵處章程第十六條。學生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充見習士官期滿。除考入大學校及各專門學校外。其餘回國。由練兵處就其歷年所學一一考試。最優者奏請授職守備。次者千總。次者把總。此項武職。即作為該學生等出身等因。現在士官學校第四期學生已屆畢業。無論志願回國。或志願繼續留學。一併送部考試。希即一律來處領取川資及咨文赴京投考。本處已咨請陸軍部擇期考試矣。特此公布。

咨陸軍部稿附貼。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監督處公布

時評

臺灣人與新世紀記者

太炎

臺灣人賴雨若。游學東京。丁戊之間。走訪余于民報社。余問賴氏。公等來此。覽皇都之鉅麗。以爲宗族交游。光寵耶。抑求學也。答曰。在中央大學學法政耳。余曰。學術多門。切于民用者。莫農工醫方若。公捨此不學。而學法政。所希望者云何。答曰。吾向在臺灣。爲裁判所作繙譯。冗員薄宦。吾不足也。故自奮學法政。冀得大官。余曰。公良苦遠涉。波濤期他日富貴。雖然。大官不可得也。亦自下等繙譯。遷高等繙譯耳。公良苦希望。終不得。遂答曰。我日本帝國人。賢愚有分。非若爾清國人。以吾所學。得此報酬。亦足矣。安敢有餘望。蓋清國者。外人以滿洲賤族。盜據此土。而爲之名。然彼云。清國人者。即中國人之異名。非指滿洲爲言。以「爾清國人」對於「我日本帝國人」。其安於歸化。明矣。余因問曰。日本政府。在臺灣立學。幾何。行政足以佐百姓否。答曰。學校數十百區。皆一意習東語。行政最整飭。盜賊屏迹。終歲無雞鳴狗吠之警。非若曩日。

清國人之治臺灣也。余曰。公欺我哉。今在東京。白晝盜人之革履者。遍於市間。臺灣僻左。其治乃勝東京耶。雖然。以臺灣人盜臺灣人。囊漏褚中。又何怨自茲。以後臺灣人不復盜臺灣人矣。即有盜臺灣人者。慮非臺灣人矣。吾復問公。臺灣租稅。視日本本部輕重云何。臺灣人亦得舉議員否。荅曰。出租稅以佐國家者。民之分也。議員之不得選。非有偏頗。顧聽度不相遠耳。臺灣人呼程爲聽故。曰聽度。余曰聽度不相遠云何。今茲選舉議員者。非以學術智能。乃視貲財爲準。臺灣人厚藏百萬貫者多矣。聽度不相遠云何。荅曰。他且勿論。說日本語聽度已不逮日本本部人演說之才。既短何因得選議員。余曰。公言學校十百區。皆教授日本語者。日本得臺灣十三年矣。視美人得非律賓猶早。非律賓人多能作美語。而臺灣人不能作日本語乎。美人于非律賓。刻限選舉。而臺灣獨不可得。此刻限乎。吾見留學于日本者。四五年文學語言皆就。今割讓已十三年。此才不可得。吾不信。賴雨若者。充繙譯于裁判所。自謂日本語第一者也。因荅曰。公弗謂學日本語易。必無四五年成就者。公言有此人。願公亟以此人示我。時社員張繼適至。因與作日本語。賴氏慚服。社員有少年者。亦從旁

儂一二語。賴氏驚曰。子亦能作日本語耶。答曰。略解耳。賴氏則曰。子真慧了絕。人吾見童子多矣。未有慧了如子者。既退。社員少年者怒作色曰。叱。嗟天下。乃有此厚顏者。不曰爾清國人則曰我日本帝國人。天下乃有此厚顏者。余念臺灣固東南海中絕島。冠帶之民未蹈斯土。巢窟窟處者。獨有生番耳。明之末葉。閩廣人多耕作其間。日本人亦稍稍奔赴。最後乃爲荷蘭所得。置副王焉。鄭成功驅荷蘭人。存明祚于斯島。二十餘歲。叛將倒戈。效忠異族。臺灣乃復爲滿洲政府所領。而朱一貴林爽文之徒。蹶起島中。以彈丸黑子之地。與胡人抗。其風烈至今未艾。乙未割讓以還。箇大獅輩復起與日本抗拒。夫其地既爲生蕃所夙。有漢人得之。滿人得之。日本人得之。非有曲直于其間也。然本爲漢人者。縱視此地爲何國地。不應自視爲何國人。曩令生番有政府在。漢人往者必不自視爲番人。明矣。如向之言。此者肺腸獨異。豈文化未加。民忘種性。故耶。轉而問諸韓人。則其語與臺灣人絕異。蓋韓人者。學術未衰。歷史猶在。斯所以沒齒不忘也。臺灣人無足道。今見新世紀報。亦有自嘲邦族而呼之爲「貴國」者。此曹學述非臺灣人之情。何識見。乃適與臺灣人等抑此曹所主持者無

政府主義也。既持無政府主義，則已亦不佻爲何國人，而對於他國亦不得佻爲有國者。夫貴國之名，則國與國相對待之名也。自呼其國曰貴國，則必有所謂敵國者。若是則非無政府主義，乃歸化于法蘭西國之主義矣。臺灣人者，素不嫻歷史，問學復淺，無以振其知恥之心。況現所宅處者，在日本政府轄下，智識未伸，形勢又屈，局促而爲此語，將可宥也。斯世紀記者，非盲聾僂陋之人，其處境又不與臺灣人等作此鄙言，抑何心乎？復觀其所持論，以漢人在故土者，比之伏螿之洞，蠶而自謂已等，方行洲海，乃爲都會巨人，吾固未知在海在山者，盈絀何似。海有鯢，山有狐，兔蓋蠢愚亦相等。若以曠觀之士，與窳處之人相校，因以自矜，則猶歌妓與田舍婦人之比也。田舍婦人雖窳處，貞固樸堅，足以自方。坤媪歌妓雖曠觀，有狐媚貴游，宕而失性焉。爾新世紀記者，陽託名於無政府，而陰羨西方琛麗，一覩其士女車馬宮室衣裳之好，魂精泄，橫懼不得當欲爲，順民復懼人之我，諂乃時吐，譎觚之語，以震盪人。猶女子之無行者，陽言不嫁，乃無往不遂，其私老聃云：「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

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彼陽言無政府者其深契此耶。吾向以爲頑鈍無恥者獨立憲黨人耳。由今觀之。此曹無恥復倍。徒於立憲黨人立憲黨人猶息媯之事。楚王雖委身於掠我者而不願。楚王以外更有他人繼而掠我。陽言無政府者猶檳榔嶼之少女。聚歌沙丘以求新牡。昨日方爲甲者所掠。而有今日復願爲乙者丙者所掠。而有每下愈況。其是之謂哉。抑人有恒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賴爾若者蓋不足以概臺灣人。今歲四月雲南人開獨立會于錦輝館。將以內拒胡清。外抗哲種。一弱女方十歲。抵余前。致楮幣十圓。以助獨立者。主幹問其姓氏。曰臺灣人也。此非弱女所能爲。蓋其父兄屬以授受者。即明臺灣雖裂猶有不忘故國之心。于是知種性之不可交夷也。其在巴黎亦有著急救中國策者。則以維持祖國獨立共和爲歸。趣嗚呼。臺灣之士著巴黎之旅人紫色哇聲。日不絕于耳目。遺此一介亦碩果之未剝者。願臺灣巴黎諸漢種以是二人爲法矣。

滿洲總督侵吞賑款狀

太 炎

陽歷六月有自號中國國民中一分子者。移書本社。道清兩江總督滿洲人端方侵

吞賑款事。其人或有所忌諱。故不直舉姓名。今錄如下。

頃有友人自金陵來函云。去歲按去歲當是前歲之誤江北賑款。上下湊集約五百萬。災民實

受惠僅二百餘萬。餘盡被貪吏所侵蝕。官場密傳云。某方伯以此款絲毫未得。一

日對某督作譏刺語。某督云。爾不必如此。晚上定有一杯茶敬奉上。至夜果送庫

平銀一萬兩。至藩署。某方伯始欲受之。而恐招禍。繼欲卻之。又恐觸怒而加害。祇

得蒙寵以公項收之。至今此款。尙存於江藩庫中。不過以事涉某督。現在人不敢

言耳。余乍聞之。不勝駭異。夫去年江北之災。亦吾國近年之巨災也。不獨本國慈

善家捐助巨款救濟同胞。即旅滬之外國慈善家。亦概捐金錢救災。區吾國官

吏雖不肖。何至喪心病狂若是。故余對於此事。不能無疑。然徵之咸同之間。豫省

一災。官吏以吞賑款興大獄。昭昭在人耳目。嗟嗟。吾國官吏。固素以漁賑款爲常

例者也。事關重大。言非無因。敢祈貴報館確實探訪登諸報端。以告我國人。此亦

貴報館之天職也。如畏勢不敢昌言。則余亦不欲與貴報館言也。即頌着祉。中國

國民中一分子止言。

按原書。有方伯。豫省諸語。詞氣凡俗。此爲曾入仕塗者之口吻。不然。則亦幕僚之屬。故其診察內情。十得八九。據稱侵吞賑款。爲官吏常事。而引河南吞賑之獄爲徵。夫以吞賑與獄。則法律猶未弛。視民亦未至竟如草芥也。往者西北四省。歲遭大康。易子而食。譚鍾麟曾國荃輩。非甚廉潔守法者。然猶戮一二吞賑之州縣。以謝飢民。其有侵蝕亦十取一耳。今據來書。以五百萬之賑款。而侵蝕至三百萬。蓋昔時所未有。端方曾遣軍隊以彈壓饑民。不令爲變。若賑款果爲民用。亦安有擾亂事。如曰有革命黨交搆其間。則應防者不止飢民而已。然則所爲彈壓饑民者。非畏革命黨之煽亂。畏知其隱情者之煽亂耳。雖然。此未足爲端方咎。其咎則在以滿洲人建立政府。滿人貪冒本十倍于漢人。如彼康熙乾隆二朝。名爲法令修明之世。而贖貨者猶徧於朝列。漢唐宋明盛時。有此穢亂事耶。自滿人以贖貨著漢人之仕宦者。知廉潔不足以博榮名。而反被嗤爲拙鈍。于是載其腥德。貪狼滿郊。此固自然之勢也。不然。宋明季世亂政。滋章亦有一二權姦。侵牟于上。而朝士與封疆之吏。猶有清德。可稱者。豈其法令善哉。正由貪竇未閉。人猶知恥耳。獨此滿洲政府。自邊外馬賊組織成之。

摸金發丘是其天性。餘波所衍安得不。至是乎。欲使官常整飭視民如傷。必非滿洲政府所能爲也。或議吾輩所持。偏在種族革命。而政治革命之說。一切委棄不談。不悟法制臧否。因時而施。非今日所能懸擬。所可懸擬者。惟共和政體之空名。其間細碎典章。安得豫爲籌畫也。且今所惡于滿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與所令異。若就其法令成文。以斷今之政事。則一命以上比屋可誅。亦非清律所能容矣。而所以不可禁者。肉食之性。天縱貪婪。務在上下容隱。比周爲奸。久之則反以簡易寬容爲長德。故滿洲之亂。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與習慣成。若一日覆滿洲政府。縱令制度粗疏。曰不暇給而貪叨之習。必就廓清。此又無待豫爲籌畫者也。或曰。四省大康之歲。侵蝕賑款者。尙不如今時爲甚。彼其時。獨非滿洲政府主之耶。荅曰。今之亂政。滿洲政府爲根株。而立憲變法諸家爲之加厲。何也。今之言立憲變法者。非爲內治而起。乃爲外交而起。寢食不忘惟斂財治兵是務。而官常清濁。民生疾苦。非其口所欲言。耳所欲聞者。方略重而文法輕。策士尊而循吏絀。其弊不至此不止。彼袁世凱端方者。縱橫之士。擁戴以爲憲政巨公者也。旣爲憲政巨公矣。雖有贖貨。

殃民之事而朝士視之以爲分所應爲且謂小節出入無傷大體故侵蝕至三百萬其事未嘗見于彈章雖民間清議亦相與優容之此則立憲變法之說所以縱端方而使無忌者也往者四省大康之歲莠言未作朝士之于政事猶務在簿書期會不爲高掌遠蹠之談外吏揣朝士意逆知侵款過多則不免于彈劾彈劾既行則不免于罷黜故猶顧其後耳雖然立憲變法之說非滿洲政府據其上則無由生尙方略尊策士惟斂財治兵之務而不問吏治如何此滿洲二百六十年之國是也故立憲變法之說惟爲外交不爲內治者得以中之然則謂端方之侵賑款爲滿洲政府必生之果可也

越南設法侵議員

太炎

越南之設議員也起于民間抗稅法暨欲以越人制越人乃舉各省中強有力者命之曰會同員亦曰豪傑員有增稅事總督下其議議員有從命無駁斥者由是號于民曰會同員允增稅矣豪傑員允增稅矣越南之議員非越南之議員法暨之偃也循是以推中國之議員非中國之議員滿暨之偃也大抵立憲政治雖云惡劣而自

下起者。猶愈于自上起者。爲庇民而設者。猶愈于爲斂財而設者。苟爲斂財而設。則其害彌甚于專制。今清暨規設國會。期以十年。其意云何。楊度所謂金鐵主義盡之矣。然法暨果于設會同員。而清暨不果於開國會者。非清暨之智短于法暨。法暨之力。自分足以制越南人。清暨之力。自分不足以制漢人。正懼國會朝開而攻擊政府之聲夕起耳。易地而居。則淹速之度相質矣。彼二狡虜。曩日皆肉食諸夏。越南亦漢種殺戮不辜則相等。至其禁令苛碎。使民舉手投足。皆絀荆棘。索然喪其有生之樂者。則清暨不如法暨爲甚。一朝開國會。其厲民亦或少減于彼。然以今昔相衡。立憲必毒於專制。比例一也。綜觀亞洲諸國。爲他人有者。中國印度越南朝鮮。其最著矣。法于越南。最狼戾無人道。英于印度。重稅以浚其生。而縱民外出。不爲禁遮。則少寬于法。日本于朝鮮。又次之。滿洲于中國。又次之。故言政治者。輒爲滿洲辯護。謂其罪當從未減。比憲政既成。藉衆議以課重稅。縱未至如法之待越南。其不爲英之待印度者。幾希。

王夫之從祀與楊度參機要

太炎

滿洲政府以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爲漢土學者所宗。奉其主納之兩廡爲收拾人心計。亦猶使衍聖公爲山東學務總稽查也。公不省學。藉巡視以狎娼優。徒爲士民笑悼。三老之入兩廡。駁議囂然。原夫成均釋菜。所以崇禮先師。使民則效。然徒典禮虛文于教化。非有補益。郡縣祀孔子。自許敬宗、李林甫始。劉禹錫嘗駁之曰：「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泮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積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群臣議罷釋奠牲。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不知今之尊孔廟爲大祀者。其奸諛視許敬宗、李林甫何如耶。兩廡從祀之典。自明季至今日。浸益爲學者所輕淫昏。如歐陽修尙得血食。其他何譏焉。故世之視從祀亦若鄉里祭社公而已。此寧足以示民趣向哉。雖然。量彼佞臣媚子之心。則以爲使民鄉方。莫兩廡祀典。

若也。乃滿洲貴胄無所惡于衡陽王氏而懇懇欲黜餘姚漢人之處樞密者則願爲餘姚藩蔽斯可怪矣。衡陽者民族主義之師。餘姚者立憲政體之師。觀明夷待訪錄所持重人民輕君主固無可非議也。至其言有治法無治人者無過欺世之談。誠使專重法律足以爲治。既有典常率履不越。如商君武侯之政亦可矣。何因偏隆學校使諸生得出位而干政治。因以夸世取榮。此則過任治人不任治法。狐狸埋之而狐狸掘之。何其自語相違也。餘姚少時本東林復社浮競之徒。知爲政之賴法制而又不甘寂寞。欲弄技術以自焜耀。今之言立憲者左持法規之明文。右操運動之祕術。正與餘姚異世同奸矣。滿人方主立憲而竭其脣吻之力以斥餘姚。此可異也將以蔑視君主爲嫌耶。蔑視君主之爲憂。未若攘斥胡虜之爲憂。衡陽所著則有黃書噩夢其尊漢族而拒羯夷。成文具在斯。正虜所深。悉當痛心蹙頰以攻之者也。今于衡陽反無一言。豈彼滿洲貴胄者未覩衡陽之書耶。抑自知東胡穢貉荐食神州。罪在不赦。故不敢公吐盜言以憎主人也。若是則彼滿洲人者亦以漢人排滿爲當然耶。昔曾國藩身爲漢奸。猶雍同種而衡陽遺書數十種。素未現世。實國藩爲之刊行。湘人父

老相傳以爲國藩悔過之舉也。然則尊祀衡陽，默無非議者，其亦滿人悔過之舉耶？雖然，神道設教，末也。徵之行事，則滿洲政府之用楊度，亦有一二可怪者。楊度本愛國協會員，與徐錫麟、黃興、劉揆一蓋嘗歃血泣盟，誓滅建夷，而後朝食者也。愛國協會者，以士人無徒黨，不可奮起，草澤間故所趣在暗殺。楊度亦嘗爲刺客，將素非學陸軍者，故得自掩其後，侵尋言立憲漢人之處，樞密者援以爲重，猶其藩蔽餘姚之志而滿洲人亦尊寵之，忘其嗜。昔則未知其與尊祀衡陽之心一耶？異耶？又未知此楊度者將終爲餘姚之事耶？抑將返爲衡陽之事耶？夫衡陽者九泉下之積屍，虛不足爲滿洲患有與衡陽生同鄉里而夙所行事復與衡陽同軌者。今一旦背衡陽之學而效餘姚人，猶疑之曰：名爲立憲，實則革命也。旣不能剖腹以明心迹，盍亦排擠衡陽，罷其從祀，使皇天后土鑒其竭忠新主之情矣。





時

評



主客語

革命軍約法問答

公是先生問

太炎答

公是先生曰。雲南革命軍。自河口至蒙自江那。市井不驚。民安其業。庶幾孟津觀兵。前歌後舞。雖然。尋其約法。亦有至不平者。殺外人。焚教堂者。必誅而殺。漢人者。皆從輕。比其餘。民間公產。毀破者。無所問。是諸約法。姚冶喜新之士。亦恬視以爲當然矣。不知言民族主義者。亦拳拳奉此耶。同氣之生命。何其賤。外人之生命。何其尊。漢族之財產。何其輕。皙種之財產。何其重。滿洲異族。惟知俛首搖尾。以媚秦西。而視皇漢之裔。如草芥。吾黨杖義興師。爲民請命。亦有所軒輊。如是乎。漢人與外人。良秀皆錯雜。而處外人之良者。當力與保護。漢人之良者。不當力與保護。此何說也。借云漢人之莠者。殺之則罪輕。然革命軍之起。非爲劾捕盜賊。懲治奸宄而起也。則良莠當等視。若其不等。外人之莠者。固多於漢人。而教堂當任人焚。熟矣。新舊二教。諸僧。其傳教于中土也。名爲以善道化人。而深研神學者。寡。大率欺啓寡聞之民。欲爲父師于

其宗國而不可得。乃借漢土爲蛇龍。道焉。其間容有善士。淡泊寧靜。以道得民。藐焉若裨中之一黍粒。自餘多爲權利來者。所至陵轢鄉愚。干預辭訟。藏姦納垢。無所不爲。其彰彰有名聞者。且與京邑鉅公相結納。藉其權威。以脅制州縣長吏。舉措越法。無敢訶問。斯實彼教之罪人。其爲蠹賊。孰甚于是。吾民忍辱三數歲。衆怒債盈。陰血周作。以與大巫爭命。此與抗官吏。誅警察者。何異。革命軍人。干此方贊助之。不暇而又何誅焉。若曰。此平民事。軍人則不得爲。此然則會館善堂。社會書院。寺觀神叢。之屬。亦豈革命軍所反對者。容有伏藏姦蠹。慮不如彼甚也。于彼而毀破之。則曰軍人不得爲。此於此而毀破之。則不曰軍人不得爲。此又何說也。夫教堂則其小焉者也。西來商旅。本以貿易爲名。租地置廛。則可矣。今則市役之局。徧於口岸。巡警之卒。橫於商場。越其通商互市之權。而奸政事。彼商之視吾漢種。不犬豕若也。一滿政府不足。又於商場置十數歐美政府。以蹂躪吾漢人。此非獨平民所當誅。雖革命黨人當怒然置之乎。若曰傳教通商。當與保護實條約之明文。不可違。倍爲問此條約者。漢政府與外人訂之。耶抑滿政府與外人訂之。耶。吾黨革命諸公。勿滿政府爲中國政

府耶抑不。不。滿。政府爲中國政府耶。若不。不。滿。政府爲中國政府者。即亦不當。不。此。條約。夫以條約爲口實者。乃滿政府所以鈐制漢人。今以漢人排滿政府而復藉滿政府所訂條約轉以自制漢人。雖巧言如簧。何以解此。蓋吾黨之革命者。與他國異。他國革命政治之以吾黨之革命者。先爲種族次爲政治。自他國革命家觀之。則以革命覆此政府。非曰從本以來。不。不。爲己國政府也。自吾國革命家觀之。則本。不。不。爲己國政府。革命者所以表彰不。不。之心。非曰未有革命軍時。彼政府即吾政府也。在他國者。猶以長吏殘賊其民之仇。其長吏者起而戕之。在中國者。猶以盜賊自稱。長吏之起而誅之者。非以爲長吏當誅。以爲盜賊自稱。長吏故當誅。是故內之。湯武外之。那破。嵩華。盛頓。輦。皆不足爲吾黨例。昔之已成者。有伊大利。今之未成者。有印度。越南。庶幾同其轍迹焉。夫素。不。爲己國政府者。雖欲誅其君相。更其法。度於對外之條約。則不得不。不。也。素。不。爲己國政府者。雖對外之條約。可復。不。乎。浸假非洲之黑人。與美洲之赤人。訂約曰。爾得在漢土傳教。通商。吾漢人其。不。此。否。耶。雖然。吾揣諸公之意。以爲吾黨雖不。不。而歐美人固。不。之爲此。屈抑主觀。以勉就客觀。

云爾。夫勢所陵迫，因以枉其初心。雖囊括六合之英，莫能自主。吾何敢苛責於諸公。抑傳教通商，則條約所許矣。僧侶之干預詞訟，亦條約所許。乎間田公地廢廟荒山，僧侶或私據而有之，以爲寺產，亦條約所許。乎商人擅設市役局，驅漢人爲警察，由是擅設科條，罔民陷罪，又置團練以賊土著，偶有小警，發銃擊人，無罪死者，轉徙溝壑。或且擅設監獄，以閉漢人，亦條約所許。乎租界左右地，非宿賃因緣，細故以布其警察之權，亦條約所許。乎夫彼以不法來，而此必以循法應，是猶舞干羽以化有苗也。法所許者，傳教通商，即彼傳教通商之人，而有違法之事，是則殺之者，非殺僧侶也。非殺商人也。殺其違法之僧侶，商人也。于此必設之厲禁，是以外人之禍吾民爲當。即無以服滿人之心矣。若曰：凡事綱舉則目自張，是故排滿爲先，務于西人，則姑置爲後。圖斯亦可也。何取嚴設科條，以禁其殺外人，焚教堂，爲縱令禁之，則殺漢人，與毀民間公產者，亦當同得斷頭之罪。今於此則附輕，比於彼則附重，比懼徒襲表面之文明，而於民族主義，相違背，亦未得云眞人道也。

章炳麟答曰：公是先生之說，至謬厲矣。言種族革命，則滿人爲巨敵，而歐美少輕，以

異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會計之則西人之禍吾族其烈千萬倍于滿洲僧侶之禍吾弗深知商人之禍吾深知之矣。嘗繫租界獄三年間同繫之僉兒曰爾曹亦嘗入上海縣獄及自新遷善諸局所視此奚若則對曰上海縣獄及自新遷善諸局所至寬厚也食得飽衣得煖臥得熟睡囚人相對得語言獄卒亦不甚厲獨室稍湫隘耳貧民所居故非華屋以茅茨采椽易此何損焉。今西人所設獄外觀甚潔清而食不足以充腹且無鹽豉衣又至單寒臥不得安眠聞鈴即起囚人相對不得發一言言即被棒此直地獄耳。人生至此無寧踣尸于市也。五百囚人一歲而死者一百六十有奇。中土圜圍雖昏暗未至若是。世人徒以桎梏有無臥處垢淨爲比卒其成效乃大相反。余在獄時亦慮廩有戒心夫以市井賤商推其大黷以爲渠帥而造作非法使漢人服城旦鬼薪之役以自肥斯可慙矣。若乃陽作賓朋陰爲敵國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也。漢人思此能無生敵愾之心乎。昔巴枯寧有言不能破一名都亦當破一牢獄。今者獄主非他則外來之商旅余所爲日夜切齒腐心者亦惟斯暨幸而授首是爲中國第一長蛇豈以爲病然以利害相校則革命軍不

得不姑示寬容。無使清人白人協以謀我軍中約法。半爲利害。不盡爲是非也。昔岳飛之御軍也。士有取人一雞。輒斬以徇。取雞之罪。常法未至。殊死然。所以斷斬無赦者。懼其滋蔓。則市人皆與爲敵耳。今之約法。意亦如是。蓋公是先生所知也。雖然。業已保護外人。則保護同族。必當同等。昔左宗棠。彭玉麟。輩爲虜將。兵以敵洪氏。士卒有創傷平民者。必誅無貸。彼直虜之象豕耳。猶知保父。烝黎勿令失。所況於光復之師。爲我邦人兄弟。請命者哉。頃者軍興二十餘日。過師衽席視民。如傷。雖約法有偏重。輕而于里巷。齊民秋豪無所騷擾。則知草澤健兒。已明種族相親之義。後有繼者。庶幾救民水火。其則不遠惜乎。吾黨之士。旣其實。未旣其文。約法之書。辭氣不能無畸輕重。是亦千慮之失也。抑商人之稔惡也。吾固謂其浮于僧侶。僧侶傳教其務。在於養民爲善。縱名實不相應。喪德作姦所在。皆是彼實。孤乞食之徒。貧無以生。則裨販上神。以餬口於漢土。稍益陵厲。猶貧而爲暴客。與爲舞文之訟師耳。暴客訟師。吾將憐閔之。若夫赤心悞殷。殷以化民成俗爲念者。亦百有一二矣。不務聲華。僻在下邑。故名不聞於當世。彼教堂所以有特別保護者。亦不盡爲利害也。夫然則漢

士之方聞。大儒猶得數。四而孝弟力田公廉絮行之。夫萬室之邑。必有二三。其所以膏沐生民者大矣。故國者非喬木足以蔭之。舊聞使民不背其宗長德。使民不偷其俗。自東胡猾夏。歐臬美蜮交相。熒眩吾民之猶有恥心不欲終爲左社者。誰之力也。於此而不爲之特別保護。則是輕鄉邦之耆德。重異域之賓師。以云紹隆漢族。個乎遠矣。僧侶無賢不肖。一切皆與特別保護。則漢土之學者。雖豪橫如王先謙。矯飾如夏振武。所弛如王闓運。漢宋舊學薪火相傳。數子猶能保其餘燼。宣揚國光。終勝神道。亦猶愈于新學。鄙生獨不當特別保護耶。若夫新莽之臣。猶有卓茂。犁泥之國。必有武羅。如高密鄭文焯。舊着滿籍。而忽奮自脫離。以復七百年之舊族。其學術文采亦斐然。有可觀者。式閭表。邑猶懼其晚況。當侵暴之爲。爲目前計。保護僧侶。無過表示文明。趣以集事爲久遠計。黎儀舊德。維國之楨。與之特別保護。則光復家之分所應爲者。邇來規摹未遠。鞅掌於咫尺之間。無多怪也。軍威既盛。略地既遠。斯時當念吾言。



主
客
圖



八

譯叢

印度自由報

公俠譯

一 阿片之商務

印人曼揭氏專就阿片商務痛斥英人所施政策不道喪德之罪。

英領哥倫比亞之大觀報 "The Outlook in British Columbia" 三月四日於土羅士市 Toronto 之克里司頓加鄧地方 Christian Guardian 發刊吾印度有曼揭 Magee 其人者即於彼報專就英政府於痕都斯坦 Hindian 所施之阿片商務痛斥英人不道喪德之罪。誠痕都斯坦人民真誠之感言也。曼揭氏有云。一日僑居瓦哥達島 Vancouver 之印度人。因事開會。會甫畢。一痕都斯坦人至。乃備於美國移民事務處。而係曾受完全教育者也。與吾儕一一接見。備問勞苦。少選起而言曰。君等無論有何勢力。要思爲吾國同胞用之求爲吾同胞之利益。可耳。彼英人自號爲基督敎國。不過假托仁慈。愚毒吾民而已。不見阿片商務強迫而行之於痕都斯

坦耶夫痕都斯坦人民何罪何辜不久皆將爲其所滅絕矣。曼揭氏又云。嗟嗟英吉利英吉利爾於何時播是滅種之種乎。彼新約之寶書非汝英人素所誇耀者乎。新約云天下無論何物一人一國既種之其人其國必收之。嗟爾英人竟忘之耶。今考阿片商業乃英領痕都斯坦政府之專品賣也。痕都斯坦人本無欲種阿片者而英政府見農民之貧也乃貸之以金令其署券並令其以阿片爲唯一之樹藝品。是利。用債權間接而爲流布阿片之計。英人亦猶矣。哉。試再將曼揭氏所論英人迫種阿片之實況一一詳之。曼揭氏云。痕都斯坦之人民受貸於英政府者實無欲種阿片之志。獨爲境遇所迫既受貸於英政府而又無以償之即不能不隨其所指使。然處此情勢亦困難甚矣。且吾民受貸於英政府果爲若何之情狀。不過一紙貸券。迫人署名而已。而署之者且不知名之如何。署及署券之爲何。而用嗚呼。吾民愚蒙至此。任彼英人播弄此即痕都斯坦人署券之實況亦痕都斯坦人受貸之實況也。吾民既無端受英政府之貸擾累終身無由可脫。惟有承種阿片稍可得英政府之歡心耳。是時也始知阿片之爲物乃英政府日夜望吾民種之而不得者。而今日始如

其願者也。夫餌民以利流毒天下。吾人試思英政府於痕都斯坦果仁慈也耶。試再將曼揭氏所論阿片爲禍之結果。一一舉之。或者天下人見之謂英人雖不極端文明。亦可稍云文明不愧爲基督教國。然而非吾所敢知也。曼揭氏痛阿片爲禍之烈。而論其結果曰。英人阿片之商務。夷滅一國之人口。斬絕百姓之生。存在昔痕都斯坦人固一偉大發達之民族也。今竟爲全印度最墮落最無人格之人民。嗚呼。自阿片流入痕都斯坦。其人口日少。其人民未及成年而已老。老婦人則生育力日益耗。喪僅撫育最少之兒童。而兒童者。雖曰兒童。實儼然老耄也。觀曼揭氏所論阿片之爲禍至此。亦云慘矣。近觀各報宣傳。震且士民味夢大覺。深痛英人以阿片禍其國。族將謀所以禁絕之策。若然。英政府所恃莫大利益之阿片商務。實受其一大影響。然吾儕逆料。英人必將所失於中國者。轉而取償於印度。痕都斯坦轉瞬成一絕妙之阿片市場矣。近據朋輩函稱。痕都斯坦之英國稅務司極力輸入酒類及阿片毒物。各地均派有秘密代理商店。廣爲流布。此已朕兆於數年之前。今方大著。尤可笑者。此等商店所至。誘惑齊民。謂阿片性能可療百病。吸之健壯體質。爲一切藥品所

不。違。乃。刻。不。可。離。之。物。云。嗚。呼。英。人。爲。鬼。爲。蜮。至。於。此。極。吾。儕。今。敢。以。此。質。之。世。界。文。明。各。國。求。一。至。公。之。評。論。彼。以。阿。片。毒。物。禍。人。家。國。人。民。如。在。印。度。震。旦。遠。東。之。國。此。果。昂。格。魯。散。孫。民。族。之。光。榮。文。明。乎。亦。足。羞。矣。吾。儕。不。敏。敢。敬。告。我。同。胞。以。及。愛。國。之。少。年。君。等。其。鑒。英。政。府。之。所。爲。君。等。其。起。而。殲。此。異。族。之。政。府。君。等。其。起。而。謀。國。民。之。生。存。無。延。奴。隸。之。殘。喘。否。則。吾。印。度。同。胞。將。爲。美。洲。之。赤。人。濠。洲。之。蕃。族。新。錫。蘭。New Zealand 之。土。著。矣。彼。畏。蒞。不。勇。之。英。人。絕。不。敢。公。然。與。印。度。宣。戰。惟。以。此。種。戕。賊。生。命。之。毒。物。先。養。成。吾。民。之。嗜。好。而。後。漸。絕。吾。民。之。生。機。是。術。也。於。彼。不。人。道。之。本。懷。固。已。見。爲。有。效。而。且。廣。遠。矣。異。族。政。府。禍。我。印。度。乃。至。於。此。苟。欲。吾。民。族。之。免。於。滅。亡。惟。需。吾。國。民。獨。立。自。治。政。府。凡。我。同。胞。胡。不。起。而。恢。復。吾。印。度。獨。立。之。自。治。政。府。耶。吾。能。獨。立。吾。能。自。治。必。能。除。去。一。切。有。害。於。吾。民。族。之。政。策。必。能。採。用。一。切。關。於。體。質。智。識。道。德。性。靈。足。以。高。尙。吾。民。族。性。格。之。政。策。而。無。纖。芥。之。不。利。也。

譯者案中國之青苗錢本由政府貸金與民責兵償納今英人于痕都斯坦亦

用此策夫責民植穀。猶爲怨府。況責民以植毒藥。雖以倫敦爲沼。猶不早蔽其辜矣。印度人之驅除異族。其念更迫于漢人。抑有由也。

二印人民移住問題與其解決

今日印度人民移住問題。其困難情形。固由移住之民之有所侵害而起。而猶以吾民移住之地。爲土著之有所侵害而起者。爲最甚。此誠種界之偏見也。然則印度人民之移住。已成爲艱難不易解決之問題矣。大凡成國之民生。於是長。於是則安。土重遷。乃其常性。然有時棄捐故土。相率而適他國者。蓋有三因。一則民族之侵略。一則人滿之爲患。其一則專橫之政府。迫民他徙耳。然吾印度人固舉世皆知爲不好侵略之民族也。以與今日之奧大利。匈牙利。比利士。丁抹。佛蘭。西。德。意。志。伊。大利。和。蘭。瑞。士。英。吉。利。美。利。堅。日。本。相。比。印。度。尙。不。以。人。滿。爲。患。而。吾。印。度。人。竟。不。免。背。其。父。母。之。邦。相。率。橫。渡。重。洋。達。大。西。洋。之。彼。岸。登。北。美。洲。之。大。陸。者。果。何。故。哉。蓋。今。日。印。度。窘。迫。困。乏。於。極。惡。情。狀。之。中。驅。此。窮。民。至。於。飢。寒。交。迫。流。離。失。所。受。絕。無。人。道。之。壓。制。於。腐。敗。文。明。表。面。之。下。此。即。吾。印。度。移。住。之。唯。一。原。因。也。無。識。者。謂。吾。民。之。

他徒航運諸會社不得辭其咎。此等鄙論何足取信吾儕。吾儕之所深信者即現在統治吾國之惡劣政府具有一種機能儼然操持刀俎魚肉吾民凡身體知識道德無不屠戮挫喪使其漸就滅絕永無萌芽此真對於印度人民之他徙而負其咎者也。使吾印度人不至飢餓於吾土地又何至蒙大難冒險無端而來此美洲耶。豈知吾印度人屈服英人治權之下其生計彫微之情形乃自生民以來爲世界人類所絕不能夢見者。今將各國人民歲入之數平均總計之並吾印度人歲入之數平均總計之一一備書於下則相形之下自知吾民之苦況爲如何矣。北美合衆國每人平均歲入計美金二百二十圓。英國計美金一百八十圓。佛國計美金一百五十六圓。德國計美金一百二十四圓。奧大利計美金八十四圓。伊大利計美金八十圓。和蘭計美金一百一十圓。(一千九百年)比利士計美金一百四十圓。(一千九百年)挪威計美金一百圓。西班牙計美金八十圓。俄國計美金五十五圓。(一千九百年)英領印度計美金五圓而已。若論租稅則一千九百年印度會計實錄曰

e Explanatory Memorandum of the Accounts of India 119 葉所載平均每

人年納正稅三先令三辨士而其他雜稅苛捐尙在此外試再就他種書類徵之英人威廉第伯 Sir William Digby 所著英領印度繁盛論 Prosperous British India 其第七葉云印度一年平均每人歲入不過英金一磅二先令四辨士納稅則平均每人年納三先令三辨士是則稅額適居歲入七分之一有奇而在一切租稅未與之前英屬印度二萬三千一百萬人口其中亦一萬二千萬人平均計之年各有十二先令之歲入以日計之則每人日約獲半辨士計美金則日獲一錢及今日則此十二先令中至少已有二先令六辨士爲租稅所奪是五分而取其一而此外種種名目之苛細誅求尙未計及也吾儕又嘗調查各國民稅之總計試舉之於下閱者自知吾印人年負重擔較之各國人民爲特甚北美合衆國人百分之三零二德人百分之七零九英人百分之八零九佛人百分之十二零二而印度人口爲二萬三千一百零八萬五千一百三十二其中納稅者二萬三千萬稅額之總計爲百分之二十對於英政府竟不得出一人之代議士由彼擅定稅則冀以吾民之膏血飽其無厭之慾壑豈不悲哉去今約二十餘年葛羅邁君 Lord Gromer 曾謂彼時吾印

度人平均每人歲獲美金九圓。賦稅亦出於是。今觀威廉氏所論每人不過一磅餘。僅合美金五圓而已。而正稅於是出。雜稅於是出。然則餘者果幾何耶。其英屬印度繁盛論又云。一千八百五十年每人每日平均得二辦士。爲美金四錢。一千八百八十年則下至一辦士有半。及一千九百年則下至一辦士僅美金二錢耳。小民日趨於貧。其速如此。若考其病貧之原。歷史俱在其記錄。不可誣也。蓋彼昂格魯散遜以及其他歐羅巴民族。一旦忽作其黃金窟無盡藏之貪夢。東行踐吾印度之一日。即吾印度人由昔至今貧而愈貧。肇端之曰也。彼繁庶富有啓世界人民之渴望者。在昔爲光榮。今直幻夢耳。而吾印度二萬萬餘同胞憂愁辛苦。舉世無告老弱者已矣。少壯者竟不獲於生我之國。享其一日之三餐。不得已至糊其口於四方。此皆英政府假飾文明表面儼若猛虎而冠剽掠吾民使然耳。吾儕欲訂吾儕之所論者。今敢以此質之世界。文明各國設有政府於此。陷其民於困苦卑污之境。令其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惟竭其歲入之膏腴。部分拱獻於外國人之手。而永不得一錢之酬報。若此者可謂爲善政府。可日日謳歌其盛德乎。嗚呼。二十年中吾印度人死於飢。死於

寒死於兵。死於疫。英人之淫威。加以天行之淘汰。今日吾儕後死者。皆英人刀鋸鼎鑊之傍。之待斃者也。奄奄餘生。朝不保夕。吾族雖不好侵略。若不求棲身於異地。不知此茫茫世界。有何地尙容我印度人得吸宇宙中一部分之自由空氣耳。如此歷歷者。皆最確之事實。無可爭辯。而此等事實。彼英人當亦知之。即有不知彼都倫敦之爲印度官吏。擊印度政事者。亦必知之。即或不知爾英人亦必湏知之。誠以印度政府。惟汝英人獨負責任耳。且仍有數種關於稅則之實據。閱之愈令人悲而且憤也。吾國有往都納 O'Donnell 其人者。曾云。去歲六月。英人印度國務大臣所訂會計實錄。其十二葉。曾載印度全國地租總額。自一千九百零五年。至一千九百零六年。爲英金二千八百十二萬九千五百七十二磅。而其明年豫算案。一千九百零七年。至一千九百零八年。則爲英金一千九百五十四萬五千二百磅。是則僅於十二月中。增稅至一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八磅之多。爲百分之八。合計之。歲當征百分之四十矣。於此可知印度人欲求寬大之政理。其度支出入固不爲無因而印度人所以不滿於英政府者。亦以此爲其原因也。往氏又云。去歲余以印度稅

務詢諸英人茅萊。Mortley 茅云印度全國止有地租一項其純粹租金爲百分之五十乃通常之租額也純粹租金者蓋謂一切耕稼所需農民支拂之後視其所獲利益之多寡就此而征者耳如此吾人須知印度常制之地租爲十先令其實則一磅蓋幾二十先令矣何也茅萊所云止有地租一項「止有」云者不可不一詳究蓋地租之外如築隄如巡警如水利如其他各種公共事業無不有稅總核之非一磅而何然茅氏答吾所問吾尙謂其以百分之五十爲高額地租越數日又舉中央各州之稅則及其時日一一詢之茅云中央各州現行稅則亦不過百分之五十尙未達百分之六十若此稅額民間供輸不至困難則必將增稅至百分之六十有五以此觀之彼茅氏尙以百分之五十爲輕額之地租若吾民不難於支拂則將增至百分之六十五然吾儕知英政府即增稅至此數吾民亦仍不覺其困難蓋中央各州之民自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以至一千九百零一年餓而斃者數逾百萬觀去歲所刊統計錄（一百一十葉至一百一十一葉）可知矣夫寧餓死而不抗稅安有覺其困難之日此誠吾輩日夜吞聲飲泣之原因也綜觀往氏所論吾民固久陷於窮絕

之。途。矣。夫。吾。印。度。既。不。幸。遭。英。人。之。剝。削。今。欲。暫。求。一。和。平。之。策。冀。延。一。線。生。機。不。至。使。印。度。民。族。靡。有。子。遺。惟。有。移。住。以。求。活。耳。若。英。政。府。並。此。途。而。亦。絕。之。吾。僑。不。知。印。度。人。有。幾。許。歲。月。能。堪。其。命。也。是。故。今。印。度。斬。木。揭。竿。而。起。者。歲。無。虛。日。且。其。區。域。日。漸。滋。蔓。此。非。我。印。度。人。性。情。好。亂。實。由。火。熱。水。深。生。存。無。地。不。得。不。挺。而。走。險。耳。今。夫。自。保。者。乃。天。然。第。一。至。理。不。知。世。界。各。國。目。覩。吾。印。度。人。民。違。棄。其。父。母。離。散。其。妻。子。奔。走。人。國。以。求。自。保。之。情。狀。亦。惻。然。有。動。於。中。否。也。若。夫。政。府。應。設。施。者。爲。何。種。政。治。吾。僑。勿。庸。縷。縷。陳。之。吾。僑。所。論。者。曰。有。國。家。者。必。求。大。公。至。正。謀。保。其。國。民。之。生。存。而。已。藉。令。加。奈。陀。無。他。變。計。惟。是。鎖。港。杜。門。謝。絕。吾。印。度。人。以。謀。其。國。民。之。生。存。此。種。排。斥。政。策。吾。僑。亦。心。焉。許。之。然。此。時。吾。僑。不。能。不。以。全。力。問。我。印。度。同。胞。吾。僑。爲。人。所。排。斥。吾。獨。不。能。轉。而。排。斥。我。國。家。之。英。人。乎。此。誠。吾。民。將。來。生。存。之。所。必。要。者。也。吾。僑。今。敢。告。爾。世。界。各。國。其。毋。忘。古。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金。訓。 The golden rule "Dunke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others do unto you".

否。則。出。爾。者。將。反。乎。爾。此。誠。吾。僑。一。論。據。之。所。在。也。然。於。移。住。問。題。求。一。實。際。之。解。

決吾儕敢昌言曰若北美人民不行惡刻此問題當自然解決彼美洲自有史以來
 即爲前此不堪壓制之歐洲人避居之地歐洲人民若祖若父不堪其母國之暴橫
 乃開拓此美洲之新大陸其在十八九世紀間全歐震動之時來斯土者無不受庇
 於是今則皆爲美洲人矣夫美洲旣爲白人而開放何以北美合衆國加奈陀獨排
 斥吾輩不好侵略服從法律之印度人其果種界之偏見乎果爾誠文明之羞也
 且爾輩須知印度人民肇自高加索 Caucasian 民族即爾白種人原始之亞利安
 人 Aryan 也豈北美大陸容爾白人猶懼其隘乎加奈陀一千九百零六年之統計
 面積凡三百零四萬八千七百一十英方里丁口凡六百四十四萬一千八百平均一
 英方里僅二人有奇耳若合衆國按去歲統計則面積三百六十二萬四千一百二
 十二英方里丁口八百四十一萬五千四百人平均一英方里亦僅二人有奇夫自
 私之人民侵略之人民雖得全世界亦不見其寬曠羅馬之西宰 Caesar 馬基頓
 之亞歷山德 Alexander the Great 佛蘭西之那坡侖一世 Napoleon 縱令征
 服全球於心猶以爲未足要使天下無侵略事無戰爭事惟求圓頂方趾者宴然共

居斯大地。可耳。乘人之危。而阨之不仁。因人之弱。而翦之不武。惟扶植天下之危者。弱者翼而成之。乃偉大事業。尤偉大者也。在昔播遷失所之猶太人。Levi。弗里塞人。Parses。至我印度。我先民未嘗不庇而蔭之。絕不聞有排斥事。今其子孫式微。凌夷不幸。爲英人所征服。日日憔悴於虐政之下。豈不可求爾美國人。加奈陀人。之同情。而予以一容身之地乎。若爾國人。亦不樂於排斥吾印度人。特以入境之印度人。率皆窮乏於爾。生計不無影響。不得已而出此。吾儕將不憚煩。敢請於爾。美人。加奈陀人之前。曰。若等胸中。尙有公道。當起而助我印度國民。迫令英政府。弗爲寇盜政策。以掠取吾民。年年辛苦。血汗以資生命之財物。誠能行此。雖使印度人足跡。終古不踏美國。加奈陀之寸土。可也。

明清戰譚(下編)一

李伯玉之家世

浙江女英雄李氏名伯玉者。其祖先爲大明河南開封府知縣李岩。一忠君愛民之賢臣也。明室中衰。滿清愛親覺羅氏起而寇邊。當是時。朝政不綱。奸邪用事。虐收貢

稅。或僞稱軍用。令民課金。民不堪命。加之凶年相繼。饑饉洊熾。李岩與同僚議。請發府庫之粟。揀饑民。同僚仲柳不可。岩不得已。以私財易粟賑民。粟盡而民困未蘇。貧民乃叩富豪之門曰。李岩清廉之官長。尙恤民艱。發財以振。汝曹豪家。忍坐視我等餓死而不揀乎。速出貯粟畀我等。富豪或不之應。即毀其門戶。劫掠狼藉。被掠者咸訴于官。仲柳以李岩爲召禍。痛責之。而自乘馬巡行。撫定百姓。百姓見仲柳。大譁曰。是非前日不肯發官粟之污吏耶。速擲殺之。毋赦。群起而窘仲柳。仲柳懼而逃。告急于李岩。李岩即發令。盡出官粟。散諸于民。民咸大悅。再拜而退。仲柳恐朝廷見責。又忿已受辱于民。而李岩乃得美譽。立遣使告于都曰。李岩私發官粟。以結民心。將圖不軌。在廷諸佞臣信之。削李岩官。捕送之都。下獄。已而斬首于市。其妻沂氏。攜三子。甚狼狽。開封之民憐之。有義士某。撫其遺孤。遁于浙江之山村。避難遷平陽。血統連綿。至伯玉之父。無子。禱于神。夢一人衣冠甚偉。左右手捧日月。賜之。李氏夫婦大怪。占于卜人。卜人曰。日月之文合之。則明也。君必生貴子。恢復大明。已而其婦有娠。產一女子。即李伯玉也。性質聰敏。異尋常之兒。女嬉戲布陣。以竹木爲戰具。及長。通文。

字容顏美麗。腕力兵術敵萬人。性猛烈而重信義。男子不及也。父母既亡。嘗慨然有大志。一日自思曰。我家者大明忠臣李岩之末裔也。今主中國者滿清。非我族類。我當訪求異人。習蓋世之奇術。得英主而輔之。滿清可除。大明可復也。傳聞九仙山爲浙江名勝之區。必有奇人。我登其山而求之。當可藉神力以起兵。謀既定。即棄家赴九仙山。山中形勝奇奧。入之迷不得出。忽見一白髮之老人。着明代衣冠。自稱大明國姓。爺朱成功。告以滿清將亡。大明當復起。汝爲世界女子中之豪傑。今授汝秘術。持輔明主。驅逐胡虜。竟我當年未遂之志。言畢。出素書三卷授之。書中皆古陰符兵法。旁及禁咒符籙之屬。伯玉再拜受之。忽失老人所在。遂覓路出山。復歸其家。以企大事。

下編二 石灰船爭訟

滿清道光三十年。旻寧死。子奕寧立。改元咸豐。是爲滿清第九酋長。時廣西潯州桂平縣有朱元暉者。業石灰商賈。其先自四川來。遷于此地。家貲豪富。而喜施捨。元暉尤豁達。大度揮金銀。以振貧民。一方之民敬愛之。如國主。時西洋諸國之船。在廣東

購集諸方之石灰。元曄命家僕盡發財產。易貨積船數艘。航長沙河。運送廣東府。初廣東府有制。入港之船。必先領免許之船證。否者拒絕之。元曄之僕不知也。直棹船之港。港吏索船證。不得。以爲私販。欲奪取其貨。家僕怒。投港吏于海。事聞于府尹騰雲。捕家僕行凶者。下之獄。沒收其貨。船人大驚。乞放免不許。歸告元曄。元曄性寬仁。不咎家僕等。而曰。此余不德之過也。急訴之桂平府尹林達。林達命下官之廣東。領船中之貨。籍而計之。誕其價昂。呼元曄而叱之曰。汝貪利犯法。復敢瀆訴。律不可曄。商船石灰。悉沒收官。且將訴之于都。治汝之罪。汝其歸而俟後命。元曄受林達之辱。無不平之色。徐歸家。告于近隣。近隣素重元曄。聞其破家。人大憤。復訴于林達。請以石灰之半歸元曄。林達貪元曄貨。欲盡籍其家。又悞衆怒不可犯。以善言遣之。歸言事已達都。當候朝命。而陰謀以他事中元曄于法。

下編三 浙江癩疹之流行

李伯玉既歸浙江平陽縣之家。益熱心國事。願己以渺渺一女子。不足傾動天下。家無兼人之產。末由揮金結客。視蚩蚩之徒。又無可告語者。徒蹉跎送日而已。滿清道

光二十八年秋。癩疹始起浙江。遂流行國中。死者相繼。而小兒尤夥。其父母或悲痛發狂。伯玉奮然起曰。是殆天與我。以結民心。建大義之機也。時不可失。急至病者之家。施其靈妙之秘術。與敏捷之手腕。咸應手而愈。遠近聞者。踵門求治。陸續不絕。伯玉復不受報酬之金。而往來于處州衢州台州及太平長興等之邊境。遠及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諸省。名譽雀起。患者尊之如神。一日伯玉過開化山麓。一婦人迎而拜曰。君非神人李伯玉乎。伯玉曰。然。婦人曰。我有子三人。爲癩疹流行。失其二子。今幼者亦疾危篤。醫葯罔效。請神人垂憐。拯其性命。唯我家在萬山之中。編茅爲屋。不敢瀆神人之光臨。神人豈有意乎。伯玉慨然諾之。婦人遂導伯玉行。攀峰降谷。或沿河而行。及里許。始漸近。婦人曰。此我家也。伯玉仰視之。山間平曠。以岩石爲家。松林爲樹。架橋于溪流之上。似園中之池沼。入內則景象大異。門前檜械羅立。壯士三十餘人。咸一可當千。婦人先入告。主人出迎。謂伯玉曰。小兒病篤。唯君可以拯之。君仁慈之名。轟于遠近。病家仰望。如赤子之戀慈母。我嘗遍訪君之踪跡。願不可得。不圖今日忽然降臨。何幸如之。即伴伯玉入視小兒之疾。則既垂死矣。伯玉治之如曩。

日之治衆人者。曰病無虞也。一宿即愈。因告辭將行。主人夫婦固留。出盛饌以餉。伯玉感其厚意。漸通談吐。因問主人曰。觀君之相貌。似非尋常之人。不知系出何族。現爲何種之生計。主人對曰。我名張道弘。先祖張同。敝大明末造之忠臣也。與督帥瞿式耜同殉桂林之難。子孫避難此地。以清爲世仇。誓不臣服。潛身綠林。鋤強扶弱。劫富振貧。集徒黨。叙軍實。俟大明恢復之英雄。出將趨赴其麾。下不識君又何人之女。而具此神術。幸以告我。伯玉曰。我推量不違。君果大明忠臣之末裔哉。君既吐露赤心。我亦何隱。我乃大明忠臣李岩之裔孫。世居浙江平陽縣山村中。我父無子。禱于神。得奇兆而生我。少失兩親。嘗獨登九仙山。遇大明國姓爺朱成功。授我秘術。且言滿清將亡。大明恢復在近。英主起。則汝以此術助其人。言終而去。我素惡滿清。以異族干政肆爲不道。旣感神授。適癩疹流行。因藉治病之能。奔走江湖。以集民心。今得遇同志如君。殆天緣也。我請輔君以圖大義。張道弘曰。君旣爲大明國姓爺所命。我當輔君。盡其忠義。因互讓不止。道弘曰。我請輔君。而君不許。然君有神術。不可屈我。旗下。不如較武藝。任勝敗于天。勝者爲將。敗者輔之。無有異言。伯玉諾之。乃奉大明

歷代帝王遺像。焚香祝之。較力于前。伯玉本豪傑。且有秘術。卒敗道弘。道弘尊伯玉。奉之上席。頓首再拜。曰。某自今以始。讓此寨于李夫人。而自爲其麾下。共謀恢復。大明唯天地神明。寔昭鑒之。仰天而盟。伯玉亦大悅。謝其厚意。道弘召部下壯士三人。謁伯玉。三人者。爲柳天寵。陳連。章軒。皆大明名臣之遺裔。驍勇重義。篤于愛國。伯玉亦誠懇待之。道弘悉以所貯金銀武器等。委于伯玉。奉伯玉爲寨主。整備軍士。奪國中富豪不義之財。或奪海上通商之貨物。結勇士。撫貧民。橫行鄰國。

下編四 洪武龍與李伯玉之盟約

廣東廣州有耶山。在從化縣之南。山峯重疊。谿流清涼。樹木茂盛。西有大河。去人家遙遠。人跡甚稀。山之中央有寨。寨兩面穿山如大溝。一面以谿流爲界。一面對平原。構石爲門。其弘大如諸侯之城郭。主之者稱洪武龍。重義俠。擅智謀。爲支那全國無雙之勇士。部下三千人。劫奪富豪。每自書其名。不諱得貨財。即撫卹貧民。貧民甚尊敬之。時清政昏亂。不能討也。會廣東府將送諸國交易金。及日本交易品物于燕京。廣東府尹胡正言。令下官陳白虎。率三百五十人衛之。不日發廣東。經江西湖南湖。

北河南。赴燕京。洪武龍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選部下爲偵探者五人。遣往廣東。使告出發之日。又選五人。使探途中各驛之地理。時浙江開化山主李伯玉張道弘。聞廣東之事。亦遣黨人至廣東府及各驛。報告其狀況。某日。有報于武龍者。告陳白虎已發廣東。赴燕京。伯玉之報者亦如之。武龍既得報。考各驛之地勢。以江西建昌府新城爲要害之地。命部下鄭金翟瑛徐徑三人。各從百人。武龍自率百人。合四百人。易服間行。先白虎一日。至新城縣山中。隱居而待。日既沒。武龍曰。驛中遇火。行旅必退歸後驛。我當伏驛端之林中。以要之。乃潛以人縱火于驛。驛焚。白虎驚。率從者將歸于後驛。經林中。伏者忽出。數百人嚴陣以待。白虎怒罵曰。汝山賊聞之。我受上納貢金之命。豈懼汝烏合之賊徒。汝等食毛踐土。不知尊重王命。爲叛逆之事。其速退。不退。將勿汝首。武龍大笑曰。汝之君主。酷虐下民。使民苦窮。困而已享其榮華。非賊而何我。雖受盜賊之名。不掠困窮之民。反撫育之。勝汝所奉之主多矣。今我奪此不義之財。何恐之有。汝能明此理。即當委手而退。白虎怒。揮衆與武龍鬥。武龍率兵襲之。清兵大敗。死傷無數。白虎爲武龍所斬。殘兵奔潰。武龍盡取貢物而退。初李

伯玉張道弘之定謀也。亦以新城爲規奪之點。及至。乃聞白虎爲人所掠。戰鬥方急。伯玉曰。我當觀彼勝敗。而徐議其後。此卞莊子所以刺二虎也。既聞武龍已勝。乃探其歸路。使柳天寵陳連辛軒各率百人。伯玉道弘各率百五十人。邀之于新城縣之西南。武龍果至。柳天寵遮其道。命獻所獲。鄭金不禽。逕前迎鬥。于是開化山將李伯玉張道弘陳連辛軒。郎山將洪武龍翟瑛徐徑。及兩軍一千餘人。爲激烈之大戰。各奮武勇。首響淒然。武龍驍勇無匹。開化山之部下多負傷。將敗。伯玉急施秘術。郎山之軍。人人失其身體之自由。因之被縛。伯玉與道弘乃謂武龍曰。君之勇悍。誠可驚愕。我等戰鬥。將至失敗。故以秘術相勝。然我等懷大志。不忍殺天下之英雄。君能與我等同心共事。是我等所望也。即脫縛而延之上坐。武龍曰。我橫行天下。遇江湖豪傑多矣。無有能勝我者。今既見縛。願蒙不殺之恩。勸之以仁義。大丈夫磊磊落落。忍負君耶。我爲廣東郎山洪武龍。願率其部下誓死從君。即爲誓約。伯玉等大喜。盡脫翟瑛鄭金等諸將及士卒之縛。謝其失禮。列坐于山陰。席定。伯玉曰。我當告君等以我黨之志願。我名李伯玉。彼名張道弘。浙江開化山之首領。皆大明忠臣遺裔也。自

滿清猾夏久避亂民間我嘗入山遇先朝之朱成功屬我以恢復大明傾覆滿清之大命且授斯秘術今幸遇君引爲同志當俟大明恢復之英主起俱助大業武龍大喜曰以不肖之某得預恢復之謀爲大明英主之馬前卒我光榮何如乎身命可失此言不可背伯玉道弘亦大喜約再會之期授割符堅盟約武龍則分昨夜規掠之財以其半爲贈將別值鄰驛訴前夜之事于新城之知縣知縣率五百人視之見陳白虎等死亡狼藉資金盡失又聞賊去未遠急追之適與武龍等遇武龍之部下欲戰伯玉曰無庸復如前施其秘術五百餘人無一能動者伯玉等大笑遂去事聞于清廷使寧武曲爲將率士卒三千討規奪貢物者經日至新城召縣官詢之知爲浙江開化山廣東鄖山二盜之所爲議武曲先征開化山長驅抵山麓山深無路武曲徘徊不敢進伯玉之部下見之以告主將伯玉曰武曲宵小安誠征戰今頓兵山下而不能進其胆已怯矣可一舉退之奪其武器即驅兵下山使二將自間道出會師山麓發弩激戰武曲棄兵器而遁伯玉收其所獲奏凱歸山

下編五 洪武龍劫朱元暉之家

洪武龍殺陳白虎。獲清廷之貢金。復遇李伯玉。戰敗而定大義之盟約。歸後益集財結黨。以備大舉。分遣部下。掠惠州龍州高州及高要河源長寧之地。復越連山瓌瑯山而略廣西梧州桂林之富豪。既而聞潯州桂平縣有石灰商朱氏者。世擁鉅貲。乃自率部下。劫之。毀戶直入。婢僕皆驚。走避不見一人。進入書室。見主人坐燈下。泰然讀書。無驚愕之色。武龍大驚。發言問之曰。汝非汝家之主人乎。我山寨之壯士。自率部下攻汝家。汝其速出財物。畀我。不然者。將殺汝而奪之。此時主人收書。悠然曰。汝勿爲壯言嚇我。我聞天爲父地爲母。民爲己同胞。則四海內皆兄弟也。我何惜以財與汝。特我家近日爲賣石灰于歐羅巴之商船。盡斥去其財。家僕不知廣東府之制度。犯其禁例。致物品悉爲官吏所收沒。我家產蕩然無以贈汝。使汝遠來空手而歸。失其本意。如何。如何。即詳述前事之顛末。武龍感主人之沉勇寬仁。見于辭色。慚而不能舍。將去。主人留之曰。汝諒察我言。不以爲誣。遂將棄去。我甚感汝。願出所貯之酒。肴聊慰汝。遠來之勞。即呼出隱匿之婢僕。命具饌。享武龍及其部下。武龍益驚。深佩主人之大度。頓首再拜曰。我懷抱大志。不得已而隱于盜賊。非不辨人道者也。

今我不知君有如此之德量而妄相劫奪爲狼藉不法之行。君不唯不怒且有譎然慈愛之情。我何能忘之。耶。當力圖後報。無負君之恩義。言終而去。先是盜襲元暉之家之報。聞于近隣。近隣受元暉恩者皆奮往捍衛。及至。見元暉方具酒與諸人飲。盡訝之。問元暉。元暉具以告。隣人益歎元暉之德。驩祝而歸。翌日。府尹林達知之。則大喜。令捕元暉至。廷責之曰。汝引盜賊入己家。享之以酒。是必盜之同黨。而爲國法所不容者也。汝罪甚重。當受審判。遂下之于獄。盡收沒其家。

下編六 洪武龍救朱元暉

郎山洪武龍聞朱元暉入獄之報。大驚且怒。曰。清政不綱。亂上虐下。官吏恣其私慾。石灰買主。朱元暉。仁慈。恍爽君子人也。我曩者一度相見。深佩其人。今爲奸吏林達所捕。我不可以不救之。遂率部下三千人。襲桂平縣。入其廳署。林達大驚。率士卒禦之。武龍所部皆精銳百戰之士。桂平之兵。耽于酒色。不習戎事。一遇敵。即狼狽恐怖。林達叱曰。盜賊不懼王章。敢明火執仗。犯大清之公廳。天罰不可遁。其速伏罪。武龍大笑曰。何物貪吏。敢託言天罰。余亦不屑與汝語。當臬汝之頭。振腕直取林達。林達

舉刀向武龍。武龍躍身避之。却壓林達于膝下。清兵羣叙救之。武龍取最先之一人。投之。衆中倒六七十人。餘衆辟易盡。無一鬥者。武龍使徐徑縛捕虜。而自率部下破獄救元曄。出之。悉縱獄囚。武龍執元曄之手。導入書院。奉之上席。側座而請曰。我即曩者夜入君家之郎山寨主洪武龍也。君吐露赤心。厚犒吾黨。而轉以此故。無罪下獄。我聞之驚愕。率部下來救。今得見無恙之尊顏。何快如之。元曄曰。俠哉壯士。微君則我且見害于奸吏。君重義而救我。我將何以報君。武龍曰。我既刼獄出君。君亦不能久留于此。當迎君歸于山寨。然君龍行虎步。有天子之表。非尋常商賈流也。願君告我家。世世隱元曄曰。我何敢欺壯士。我先祖者大明十九代隆武帝之遺胤也。隆武爲滿清所弑。其王妃有姪避亂。遁蜀遂產男子。後以滿清干政。憚爲所害。秘密皇胤之事。隱于民間播遷來此。今宅中深穴之底埋一石函。猶存隆武帝所賜妃之遺物。及家世之譜牒。蓋證據也。武龍遺部下至元曄之宅。掘石函而進之。武龍自從其內出書。恭奉元曄。元曄自開之。示武龍。武龍頓首再拜而言曰。我曩者刼廣東府所送燕京之財物。途遇浙江開化山之女英雄李伯玉。伯玉力敵萬人。且有秘術。縛我而

復釋之。彼自言爲大明忠臣李岩之遺裔。入山遇異人。告以大明恢復之英主將起。以彼爲輔。彼深信其說。奔走天下。以求同志。愛我驍勇。勸與共事。我與彼深表同情。堅盟約而別。今聆君所言。則大明恢復之英主者非君而何。語有之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雖九世必報。况滿清爲中國之公敵。耶。君如有起義之決心。先以李伯玉。張道弘。及我三人之部下。從君而起。略定東南諸省。以次攻入燕京。事不難也。元曄素抱報仇之志。惡清苛政。近則身罹其虐。激刺益深。聞武龍之言。大喜過望。復慮立談之頃。不足堅其信義。故爲謙遜之詞。曰。君之所言誠爲大義。顧我家久在民間。受石灰商之名。重以某之不德。無聞于世。俄然表其爲皇胤。而舉義旗。恐民心不服。大事無成。某一身不足。惜如君等。及部下壯士。何武龍曰。古語有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滿清以異族猾夏。君昏政亂。胡運百年。將及其期。此天時也。開化山有李伯玉。張道弘。耶山有我山川險要。盡握之掌中。此地利也。君疎財仗義。一方之人戴君如父母。我一見。丰采亦仰望。願效死力。此人和也。三者既合。君何慮其不成。元曄乃諾之。武龍大悅。引鄭金翟瑛。徐徑諸將。以及部下之士。使謁元曄。元曄勉以大

義衆皆頓首再拜。武龍乃請元暉爲勅書。使鄭金翟瑛奉之。赴浙江之開化山。

下編七 李伯玉張道弘赴潯州

開化山主李伯玉。旣破寧武曲之軍。獲武器無算。又慮清兵復至。山中守備甚嚴。耶山使者鄭金翟瑛之至也。山中人疑爲敵騎。將發砲擊之。鄭金急舉伯玉所分割符以示曰。我等耶山洪武龍之部下。來送信于李夫人之使者也。山中人取割符呈伯玉。伯玉驗之信。乃使柳天寵迎使者入寨中。伯玉自出勞之。問其顛末。二人奮曰。我主曾規廣西潯州石灰商之家。其主人出酒饌犒軍。覩其器量濶大。知非尋常之人。我主感歎退去。後聞其人爲府尹林達所捕。遂率衆破獄出之。問其家世。知爲大明十九代隆武帝之遺胤。朱華字元暉。有土中所藏隆武帝遺物爲證。我主因思曩者李夫人所言大明恢復之英主。即此人無疑。遂勸其舉兵。定主從之契約。請李夫人與張將軍率部下會軍于潯州。今所攜即彼人之勅書也。奉書呈之。伯玉與道弘謹視。其文曰。

先朝十五代萬曆之時。愛親覺羅氏從滿洲起。至二十代永曆。遂夷明社。于中華

之。大。統。傳。之。九。世。是。朕。舊。敵。也。今。旻。寧。自。斃。奕。寧。代。立。任。用。奸。吏。酷。虐。萬。民。天。怒。人。怨。咸。不。福。清。天。亡。胡。虜。當。不。越。于。斯。時。矣。朕。恭。承。天。命。期。與。汝。等。共。舉。義。旗。驅。除。醜。虜。恢。復。中。國。報。祖。宗。之。仇。雪。華。夏。之。耻。掃。除。苛。政。與。民。更。始。汝。等。其。受。命。而。來。共。襄。大。業。毋。負。素。志。朕。有。厚。望。焉。

庚戌三月

朱元暉

李伯玉張道弘奉書再拜。愉快無量。厚餉鄭金翟瑛二人。遣使偕還潯州。奉覆書。言。勉。日。赴。義。使。者。既。發。伯。玉。道。弘。大。集。部。下。諭。以。大。明。恢。復。之。旨。使。布。告。近。土。時。滿。清。苛。政。爲。萬。人。所。憎。聞。義。師。起。咸。踴。躍。自。效。數。日。之。內。自。浙。江。遠。近。集。者。七。萬。人。伯。玉。選。其。豪。俊。分。將。諸。隊。散。所。貯。金。銀。米。粟。武。器。諸。物。樹。大。明。恢。復。之。大。幟。向。潯。州。而。進。人。民。深。惡。清。政。者。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壯。士。攘。臂。從。軍。如。水。赴。壑。及。達。潯。州。軍。中。已。得。十。萬。人。既。至。陣。于。桂。平。縣。伯。玉。道。弘。率。部。下。百。人。詣。洪。武。龍。之。軍。武。龍。迎。見。使。二。人。謁。元。暉。二。人。再。拜。謹。奏。曰。我。等。皆。先。朝。忠。臣。之。後。痛。明。室。云。亡。不。食。清。粟。結。寨。自。保。久。懷。舉。義。之。心。今。聞。大。王。恭。行。弔。伐。驩。喜。無。任。謹。率。十。萬。之。軍。投。于。大。王。之。麾。

下元曄大喜。親慰勞之。二人拜謝而退。歸于己陣。

下編八 軍事會議

洪武龍李伯玉張道弘合從舉義。秦朱元曄爲恢復之主。擁精兵二十餘萬。充滿廣西潯州之內。外潯州之東。有平南城。城主盧朝陽者。聞之大驚。令急使訴之燕京。又令家臣高友以兵一萬攻潯州。武龍聞之。自率兵八千餘迎敵。一戰而勝。收其武器。歸潯州。奏軍狀于元曄。元曄大悅。賞武龍之功。武龍奏曰。臣熟思之。今日之戰。雖獲勝利。特軍謀未定。恐曠日持久。清廷集諸國之兵來襲。則非萬全之勢也。請召集諸將以決大計。元曄納之。召諸將開軍事會議。元曄着大明之衣冠。坐于席頭。左席洪武龍。右席李伯玉。張道弘。其下則柳天龍。陳連辛。軒鄭金。翟球。徐徑等。以次列坐。元曄發言曰。今大軍雲集。聲勢頗盛。然根本未立。要害未守。宜定建都之地。及攻取之略。願卿等各抒所見。取決于衆。張道弘曰。清之歛怨于民深矣。我等自浙江至此。慕大明恢復之名義。不期而會者。精兵三萬有餘。人心歸附。如此安用。據守城郭。當自平南城始戰。勝諸國長驅而入。燕京斬清帝之頭。中國可平也。柳天龍曰。往昔英雄

多重始事之區。倚爲根本。潯州龍興之地。宜先定王都。然後進兵諸國。何如李伯玉曰。天時地利人和。此三德者。鼎足而立。今天時人和。旣得之矣。所當擇者。地理耳。潯州自古非建都之地。不可以居。長安者左。穀函右。隴蜀倚山。帶河以爲固。是天府之國。而用武之地也。昔漢高帝用張良之言。建都于此。開大漢四百餘年之王業。今當率大軍西上。攻落所遮防之敵。城或說而降之。定王都于長安。清廷雖以百萬之師來寇。無能爲也。然後可以服從諸國。并吞天下。洪武龍乃起而言曰。李夫人之言是也。然今之時勢。與往昔異矣。西洋諸國。熱航海之術。又精練火器。近年英吉利聯盟于清。享互市之利。必舉兵援清。駐軍艦于定海。廈門。長安雖險要。僻處內地。猝遇海寇。必有鞭長莫及之虞。臣聞南京者高皇帝創業之邦。其形勢爲中華全國之寇。且海防要地。足以控御歐人。取而都之。可爲萬全之計。俟一統四海。唱明之太平。然後移都長安。未爲晚也。滿座皆贊成其議。元擘乃下令發兵馬。滿清咸豐元年。大明恢復之義軍出潯州。將攻入南京。又正軍令嚴禁掠財帛。姦婦女犯者。斬首威風整然矣。

下編九 後明開基

軍議既決。分大兵爲五隊。前隊張道弘三萬人。第二隊柳天寵鄭金三萬人。第三隊翟瑛陳連三萬人。本隊朱元暉率徐徑辛軒六萬人。後隊李伯玉五萬人。命洪武龍爲參謀。輔元暉率本隊。而指揮前後左右。全軍二十萬。樹大明之旗。出廣西潯州府。經廣東福建諸省之官吏或敗走。或迎降。沿途從軍者無數。軍行充山滿野。如入無入之境。將至江西。江西饒州巡撫趙元宗聞之。整軍五萬餘。分之爲二。一自聯軍艦于鄱陽湖。一使曾沂陣于萬年之地。大明義軍之前隊張道弘。抵鄱陽湖畔。知清兵有備。報于武龍。武龍下令曰。我軍欲渡湖。而無船。當以計奪敵船。而用之。使張道弘之兵三萬陣岸邊。鄭金之兵三萬伏右側。翟瑛之兵三萬伏左側。道弘之軍。僞爲無備。使諜者佈流言于敵陣曰。廣西之軍。欲攻入南京。抵江西之境。然苦巡撫守備嚴。又無船不能渡湖。計窮力絀。防衛甚疎。急蹙之。一舉可破。若遷延時日。使得毀居民之家。組筏爲渡湖之備。則患且不測。元宗聞之。使斥堠窺明軍。斥堠報前軍無備。而兩旁有伏師。元宗笑曰。拙哉敵之謀也。彼以前軍僞爲無備。誘我兵使進。將引伏以

圖我。我能識其詭計。分兵并襲其伏。朱元暉不足禽也。遂聯軍艦數百艘。襲西南岸。發炮放箭。張道弘率兵而走。元宗全軍上陸。分而爲三。一隊追前面之敵。二隊擊左右之伏兵。鄭金翟瑛二軍亦走。元宗指揮窮追。遂獲大勝。洪武龍聞之。笑曰。敵墮我。轍中矣。命柳天寵率兵二千人。乘筏渡湖水之下流。襲清兵本營。縱火。鏖戰時。清軍大隊皆從。元宗渡湖守者老弱殘卒而已。聞變皆逃。元宗方戰于彼岸。偶回首見隔岸火光炎炎。本營已陷。始悟轉中敵計。大驚急退。武龍揮諸軍。邀擊之。盡奪其艦。死者無算。元宗乘小舟向饒州而遁。初曾沂之以陸軍屯于萬年也。李伯玉以五萬人擊之。清軍敗。曾沂亦遁。于是清江西水陸兩軍皆敗。明軍乘所奪之軍艦。渡鄱陽湖。會李伯玉軍于樂平縣。休兵一日。復命翟瑛柳天寵率兵二萬攻饒州。餘軍十八萬攻南京。應天府石頭城。分三面攻擊。城將大驚不及一戰棄城而逃。朱元暉統大軍入城。祭大明太祖。孝陵。出示安民。休士卒。宴要害。翌日而翟瑛柳天寵亦破饒州。唱凱譟而歸也。于是洪武龍諸人會議。選吉辰。舉行大明恢復之儀式。自洪武龍李伯玉張道弘以下諸將。舉會奉朱元暉即皇帝位。改年號爲天德。元年稱後明天德帝。

修石頭城爲王都。大封功臣。以洪武龍爲大元帥。李伯玉爲副元帥。張道弘爲中郎將。柳天寵以下。以次授官。傳檄各省。改滿清之風俗。制度。禁辮髮。胡服。復大明之衣冠。剷除苛政。與天下更始。大河以南。咸奉表請。更三分天下有其二。

大尾

天德帝既略定南京。而韃靼亦蜂起于北方。襲滿清之舊都。攻入寧古塔。黑龍江。奉表稱藩于後明。英吉利援清寇南方。爲洪武龍李伯玉所敗。請和而聯盟焉。滿清奕寧自將率傾國之師。南牧戰于河南。清兵大敗。天德帝乘勝逐北。遂克燕京。滿清亡。而後明混一中國。復高皇帝之舊。其珍聞秘說十倍于此。書紀之爲後編。當嗣此而發行。

旅俄雜記

俄京之思潮

英人馬利司原著 血淚澤

世有謂今日俄國革命之動機。以屢受迫害。壓制。故殆如火焰將滅。無復再然之望矣。然以吾視之。則不然也。蓋吾之論據。以過去之事實。爲將來之標準。非基于豫言。

以類武斷也。譬如一河流。初獨見其循勢而行。設一遇障礙。若堤閘等者。則其勢愈激。其力愈大。不衝潰之不已也。譬之遇障礙七次。則最末一次。勢必益激于前。苟能潰六次之障。堤而出。則第七次。必不能爲之障。此灼然可知者。然自昧者觀之。且以爲未必然。俄國革命之運動。其理正與此類。謂予不信。請畧陳見聞。以爲之證。論者或亦贊許鄙見也。

富尼古拉二世即位。諭告摘母司特達黨之委員曰。爾黨要求改革。不可是爲民間所遇之第一障。及千九百四十二年。再頒一詔。聲威並示。是蓋迷耳。司超親王所謀者。雖未賭厥効。然亦足爲人民之敵。是爲第二障。自是而後。勞動者乃于翌年一月九日。結一團休。開會于聖彼得堡。欲反抗政府及資本家企業家也。然卒爲軍隊所解散。是爲第三障。當此之時。俄人之諳本地情勢者。亦謂俄國革命從此已矣。及二月十八日。乃有兩相反對的布告。與保利金之計畫相繼而起。而同時無抱夫 (The poet) 就職俄京。垂抱夫者。其執政苛殘較他人爲甚。故民間障礙較前尤厲。歷時未久而可尼芝戰艦水兵之反抗起。矣。克落斯德 (Kronstadt) 及里巴 (Liban) 二處之

暴動起矣。是足證革命之焰尙未少衰也。俄政府見一般人民多由集會生刺激而反抗政府者。於是乃是年八月六日。裁可議會所提出之法律。其中有禁止公衆集會一條。是爲第四障。然而革命之潮流反愈澎湃。有不可遏之勢者。殆如物理所謂。凡力有一作用。必有一反作用。今俄國革命之現象。即壓制之反作成也。此時農夫亦相率要求政府行田土平均法。勞動者則運動罷工。雖有禁止公衆集會之法律。而各處集會之多。較未頒禁令以前爲尤甚。千九百五年十月。遂有俄羅斯全國同盟罷工之一事。

及十月十七日。政府宣言許人民公衆集會及言論自由。是不過一時之布告耳。非法律也。同時在波蘭有軍律之宣告。壓制益甚。人民舍群起而抗之。之外無自衛之策。是故在聖彼得堡有同盟罷工。沙那駝夫州有農民暴動。塞窪司脫百耳有反抗之舉。聲聞相應。俄國本邦革命遂興。幾無一寧土矣。而政府堅用厥惡。不少改變。于是摘毋司特窪諸黨首謁伯爵維特。請去壓制之政。撤官吏之不負責任者。反與人民以普通選舉權三事。維特不惟悉拒之。且頒告州郡各官吏。可有臨時獨裁之權。

不必上聞政府而吏官又得依自由行動以壓制人民矣。是爲第五障及莫斯科武裝的革命運動出而政府殆狼狽萬狀。籌壓制之策不得。遂使緹騎張羅捕役。遍道以冀收壓制之效果。是爲第六障。

總此六障而觀之。俄政苛殘。可云極當。摘母司特窪黨要求伯爵維特時。凡郵局司員曾加入同盟者。或解職。或捕入獄。防守甚嚴。從之又致郵局人同盟罷業矣。夫革命黨行動是否過于猛烈。姑措不論。而其爲俄政府迫之使爲也。明矣。觀右六障。皆不足以遏民情之涵涵。或有謂革命黨如再遭壓迫。則不復能繼毀之矣。是言非吾之所敢苟同者也。以吾觀之。革命運動。正與河流同其理。障礙一日不去。則革命氣焰一日不息。又質言之。即非達其革命之目的。則無一日非革命時代也。

俄國之黨派

欲考俄國各政黨組織之主義精神及其政策。不可不回溯其最初的本源及其奮起之動機焉。環是大地。國土星列。有國之名者。殆無不有黨。而其黨無不複雜繁多者。蓋今日之社會者。萬事萬物發達進化之社會也。然其發達之遲速。進化程度之

高下固參差不一。而所謂國家者。自世界社會全休觀之。不過一小部分而已。更以此一國家爲標準而觀察其內。必又分爲種種小部分。以國家之位于世界也。其發達進化之遲速高下。既不可齊。而國家固爲世界之部分。則謂世界進化之程度不一可也。復以國家作爲世界。推其進化之若何。當不難瞭然矣。試觀俄國。則其一般人民于精神上物質上之發達進化。其程度之參差不一。較歐美各國爲更甚。亦緣其國土廣博。人種混淆。其結果不得不爾。故其知識概同者。群聚州處。名之曰黨。而以政治經濟爲主要之問題。更冠之以政字。是則政黨者。其目的在于政治上之改革。而以革命行其所見也。然主義既多。分歧難合。此黨派之所以不能不複雜也。俄國政黨之所由生。皆自由黨運動之結果。自由黨始于二十世紀初。至于九百零四年。日俄宣布戰爭時止。此數年間。黨勢日益發展。及戰爭開始之際。黨中諸首領趨于愛國之熱誠。姑守中立以待時機。然戰事既久。民間困苦流離。自由黨惑于愛國之虛名。棄應爲之事。而從事戰爭。以助政府。于是譏彈交至。黨人見民心大搖。遂復經營黨事以繼其勢。千九百零五年六月十九日。摘母司特達同盟委員謁俄帝時。

委員、長、磋、北、芝、擴、親、王、面、陳、改、革、之、必、要、及、國、民、代、議、制、之、宜、速、行、剴、切、陳、說、且、述、各、國、史、跡、以、證、之、欲、促、俄、帝、之、醒、悟、摘、母、司、特、達、于、是、時、始、成、黨、式、然、自、大、同、盟、罷、工、後、(即十月告令頒布之後)其黨遂分爲數派。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及十月初。始定宗旨。進行不變。真純之政黨。當以此爲始也。

俄國政黨約分三派。曰右。曰中。曰左。是三派者。右派爲保守黨。中派爲君主立憲黨。左派則又分爲三。一爲民主立憲黨。一爲社會民主黨。一爲社會革命黨。保黨者即主張保持俄國政治經濟上之現狀。所謂積極的改革。最惡革命。其黨人非貴族則官吏。專以諂諛附驥爲事。即頑固自私者流所組織之政黨也。君主立憲黨者。主張開國會。選代議士。其策略則不外乎要求君主而已。民主立憲黨。以改革現今之政府及腐敗制度爲主義。惟行動則尙平和。不主激烈。社會民主黨。即言社會主義者之一團。其行動亦不越乎社會主義之外。社會革命黨則又與前三黨全異。其趣其主義雖近于社會民主黨。而實高過之。其行動適與民主立憲黨相反。彼以平和。此以流血也。社會革命黨所容黨派至多。如無政府黨。虛無黨。勞動黨等皆屬之。細研

其內容亦不能無少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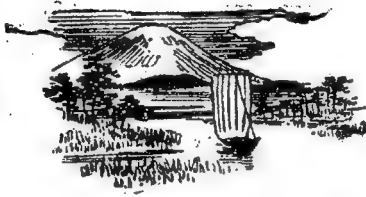
欲考察民主立憲黨之起源。不可不先知摘母司特窪與民主立憲黨之關係。千八百七十六年。有一羣府議員在木氏指領之下。M. Petrunkevich 決意獻身以改祖國之經濟。于千八百九十四年。其黨之代表數人。提出數件要求後。遂散行四方。鼓其運動。遂于千九百二年。組織「自由同盟」。是時司器暴夫欲結合此種府議員（即摘母司特窪 Zemstva 譯者按摘母司特窪本俄語其意與府議員同即當英語 Country Councillor 之義）別組織一共同團體。未幾遂合併爲摘母司特窪立憲黨。是黨中于俄有大名者。如脫爾哥親王。司達克擴。及耳王夫。諸氏皆屬之。但此摘母司特窪黨員僅不過形成一小團體。故彼等當時之要務。在交結上流社會之人。逮千九百四年。上流社會中人亦各結爲政治團體。如工藝家、醫士、法律家、校長。所結之政治同盟是也。于是有大學教授迷里擴。夫者遂出而復結此種同盟爲一總同盟。以代表俄國教育諸團體。千九百五年十月。在大同盟罷工前。總同盟與摘母司特窪諸重要人物。相提携組織一新政黨。是爲民主立憲黨。故此黨之代表。概

爲上流社會人。及摘母司特窪黨之一部。且具主義相若者也。此黨之組織嚴正。切實。爲諸黨中最堅固者。是以特詳述之。若夫保守與君主立憲二黨。勢力微弱。無足輕重。至社會民主社會革命二黨之勢力。亦頗偉大。惟皆潛匿隱蔽。世人莫從知之耳。今值俄國選舉之期。社會民主社會革命二黨皆奔走馳驅。運動同盟罷選之事。以惡劣之政府。一日不去。則選舉之于民徒有害無益耳。

以余揣之。議會以前。革命之活動當復熾盛。蓋諸黨中大多數皆知現在一切政治上經濟上之狀態不能久存。即顛覆政府之日近矣。莫斯科大反動之後。人民入民主立憲者頗多。及見政府酷虐。迫害人民。乃相率入社會黨。此社會黨勢力較民主立憲黨大者。皆政府諸公之力也。于是亦可見民心之趨向矣。俄國警察之愚昧。以某黨首之言證之。大略可知。某氏之言曰。聖彼得堡武裝革命未起之先。普通人皆豫知革命將起。而專以防閑革命爲事之警察。獨未之聞。世界上最有名之俄國警察。乃亦昏憤若是耶。云云。近者。黨員被逮。囹圄爲塞。幾至一人不能復容。讀者將毋笑予言之失實乎。讀俄內務大臣與其次官之談。可知也。次官謁于內務大臣曰。半

獄已充。逮者未已。將如之何。大臣答曰。是則非釋之以減其數。不可。次官曰。釋數幾何。答曰。約五千人。次官曰。何故釋放五千。答曰。五千之數。最爲適中耳。次官曰。然則何者當釋。何者當拘。答曰。任意擇五千釋之可也。諒彼等。未有不望釋者。內務大臣嘗曰。若捕黨員之有才能者。二萬人。則革命之生脈可絕也。現黨員之已遭逮者。爲數二萬。有奇。然革命之潮。且滔滔大張于前者。豈遁逃未盡耶。抑爲政之不嚴耶。嗚呼。觀于斯而知俄國革命之將來矣。





小說

娑羅 Sala 海濱遯跡記

南印度瞿沙 Ghochia 著
南國行人 譯

此印度人筆記。自英文重譯者。其人蓋懷亡國之悲。託諸神話。所謂盜戴赤帽。怒發巨銃者。指白種人言之。譯者記

時在伐薩

Varena 此云雨季

不慧失道荒谷。天忽陰晦。小雨溟溟。婆支迦華 Varchiza 云雨時生花 盛開。香

漬心府。行漸前。三山犬牙夾道。皆美。池流清淨。材木蔚然。不慧拾椰壳掬池水止渴。復行。一由延。遇巨樹。作聲如獅吼。古人謂巨木能言。殆指此耶。既而涼生肩。上諦視左側。蓋洞口也。不慧坐石背。少選。歌聲自洞出。如鼓篋。倏聽至

星耶峯耶俱無生。

浪撼沙灘岩滴淚。

圍籠茫茫寧有情。

我將化泥冥海出。

Live not the stars and mountains? Are the waves

Without a spirit? are the aropping

Without a feeling in their silent tears?

No, no; they woo and clasp us to their spheres,

Dissolve this clag and clod of clay before

Its hour, and merge our soul in the great shore

不慧驚起曰。是得毋靈府耶。策杖入洞。歌聲亦止。黑暗不辯徑路。足下柔草如踐。驚絨心知其異。但不生畏怖。默計步數。恐不能返。行且三千五武。始辯五指。復行十武。光如白晝。既出洞。迎面空寂。似無所有。但奄茲落日。殘照海濱。作黃金色。回顧有弄潮兒。衣巴蕉葉。偃臥灘邊。不慧心念小子。必是超人。倚杖望洋。憮然若失。俄而皎月東升。赤日西墮。不慧遠海濱。行約百武。板橋垂柳。半露蘆扉。風送蓮芬。通人鼻觀。遠見一舟。纖小如芥。一男一女。均以碧蕉蔽體。微聞歌聲。

男云腕勝柔枝唇勝蕾華光圓滿斯予美。

女云最好夜深潮水滿伴郎搖月到柴門。

Her ruddy lip vies with the opening knid;

Her graceful arms are as the twining stalks;

And her whole form is radiant with the glow

Of youthful heauty, as the tree with bloom.

且搖且歌。瞬然已杳。爾時悲喜太息不慧。老於愛。患念當於此絕。食自沈。冀得罪垢。消滅。擲杖躍身入水。魂魄一去。貌若忘形。微聞童子高呼。如天樂尾音而已。嗣余忽醒。身臥茅廬。新葵在頂。少間壯者來。即先見諸舟中者。對不慧啓口云。咄。男子何故視軀。壳如破鉢。耶不慧詢彼曰。壯者救我。將奚以爲。曰。內子救爾。不慧聞之。怒曰。女人女人。奮身躍出。欲再自沈。被阻不果。壯者曰。揣爾心情。將毋悔生耶。復曰。大慧。須知是非濁世。乃娑羅鄉。不慧驚曰。有是哉。嘗聞娑羅天鄉。仙衆住處。今得毋夢境壯者曰。吾儕非仙。遯跡者耳。雖然。以惡世相校。固無異仙。爾云何不慧。求出世久曰。

幸有以教我壯者曰。大慧善諦聽。劫初神衆造宇宙已。地面黑闇。因曰。吾儕需光。神首曰。朕當造之。朕無長箭。足以貫通黑闇也。四嚮搜索。得一乾納。Caninus。擇其長端。置弓絃上。仰身射去。少選。現一微星。神衆注視。星體漸大。光隨穿入。須臾。孔愈巨。黑闇盡失。神衆能視地。治水造陸。又作河湖泉澗。工既竣。神衆歡呼而散。是後地面漸有濕生化生。卵生胎生。此云四生。性殊殘暴。神首聞之。遣其一子下世診察。復命神首具言衆生不道。神首下令。勅世界衆生齊集聽講。蓋欲誘勸之也。四生果集。大壑神首珊珊降臨。左足踏左嶺。右足踐右嶺。但是四生仰止不聞所講。神首詔近其下。乃頒約法。以告艸木昆蟲禽獸男女嬰兒等衆。戒勿忘失。忽有獐惡巨獸交頸耳語。不聽神言。神首怒。俯身倒拔巨樹。鞭諸惡獸。鞭已。復摘樹上殘莢。結惡獸頭上。乃勅四生曰。善哉。大德。此去善播美種於地。永爲朕友。毋造惡。因造惡。因者必自受報。惡獸本當化爲男體。因彼多事。今悉變爲女體。大德識之。惡獸女體頭上插花。以爲徽識。宇宙萬象既備。又起火災。火災過已。此世天地還欲成時。有餘衆生。福盡行盡。命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斯世。皆悉化生。歡喜爲食。身光自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碍。

爾時、無有尊卑、上下、亦無異名。衆共生世、故名衆生。是時、又有自然、地味、出凝、地面、猶如醍醐、地味、出時、亦復如是、味甜、如蜜。於是、衆生、以指試嘗、知如何味。初嘗、覺好、遂生、味着。如是、展轉、嘗之、不已。遂生、貪著、便以手掬、漸成、段食。段食、不已。餘衆生、見、復效、食之、食之、不已。時此、衆生、身體、蠱造、光明、轉滅、無復、神足、不能、飛行。大慧、諦聽、衆生、食地、味已、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蠱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潤。然後、乃知、衆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爾、爾不如、我心、存彼、我故、懷諍、競嗟。夫、大慧、人類、之初、固勝、妙也、奈何、求食、懷彼、我念、生不善、心罪惡、是起、復次、女人、爲助、惡、因、能斷、善種、外貌、柔媚、內心、伎惡、物之、可畏、莫女人、若毒蛇、害肉、身女人、害法、身女人、多嫉、妬、以此、因緣、女人、死去、即生、餓兒、趣中、女人、爲地、獄使、者、其發、美言、即是、噴毒、吾先、觀子、不屑、女人、故、以大、慧呼、爾、不慧、曰、誠哉、一切、江河、必委、曲、一切、女人、必妖、冶、壯、者、盱衡、上視、曰、吾更、語、大慧、我本、神明、華胥、一時、外出、身著、錢囊、人悉、奪去、復餓、無、以爲、食、頂禮、梵天、幸逢、哀愍、差使、雅鵠、爲我、負數、日糧、得以、不死、順道、還歸、欲視、家、室、家室、已滅、惟餘、灰燼、父母、兄弟、財產、都被、大盜、竊去、壯者、言已、爾時、女子、在側、亦

先見諸舟中者。不慧。睇之。顛上淚痕。化作珍珠。槃旋墮地。壯者曰。此子雖女性。殊英俊。惟大慧莫輕之。余詢壯者名。曰吾儕。無名。蓋無所用。以手指青葱。處示不慧曰。彼岸均是。遯跡。超人大慧。曷居此。同消萬古恨。耶。余便詢其何時至此。曰。先是。余家既亡。悵無之大盜。更迫我。儕爲供奔走。測彼居心。是畜獵犬之技。斯時認賊爲父。自殘。梵裔者亦復不少。女人尤多。蓋彼女人。殞殲失氣。只知以室利沙花 *Chilisa* 飾其耳際。珠貝玉石。鎖其頸上。大慧余念。弗忘女人之罪。雖析諸峯艸木。以爲籌箸。不能算之矣。且置斯語。請言吾儕。一日聚六百餘人。與大盜奮鬪。四次。嗟夫。大慧吾儕。以血肉之軀。當彼兇殘鉅敵。既而五百七十餘人。皆死。存者數十。皆被剖腹。遺余一人。心念不能報復。大仇還我。舊物則非。梵天之裔。思逐水濱。跪求梵天之有。以加庇也。余甫垂頭。梵天果詔景運。當昌娑羅。是冀來曰。方長勗哉。小子忽有少女。從西泛舩。舩來女爲余拾履。相扶登舟。而大盜追至。戟手罵詈云。爾等不服。王化。余叱之曰。湏彌之兇。獅恒伽之暴。虎深林之毒。蛇無爾險。毒尙云。王化冤哉。大盜怒發。巨銃擊吾儕。不中。回首觀其形狀。頂戴赤帽。正若獼猴。怒視吾儕。睛眈眈。轉吾儕。兩行三

十由延方抵此。土始知少女爲盧奧侏王女。父王及於大盜之難。狀正如余欲糾合英俊滅此朝食者。吾儕既抵此土。跪禮梵天。成爲夫婦。名是地曰娑羅順梵天。之詔也。壯者言畢。默然睡去。翌日天朗無雲。余去凡衣。換以碧葉。弄艇投竿。千愁俱滅。饑即食指那尼。Rechinnai 譯言漢持來即桃子或食蕉子。渴即飲椰水。讀吾筆記者。將謂不慧樂無既矣。寧知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耶。

一日鼓棹中流。女語不慧。昔有羅磨王爲父所逐。移居南邊。其妃犀達扈從。一時相携遊梭伽國。Lakha 此云獅國王名羅波那。豔其妃之美。竟奪之。羅磨大怒。誓雪斯讐。

率大軍破之。復獲犀達。誅羅波那。推立其弟。於是羅磨大王英威蓋世。遐邇來歸。阿利安人亦紛紛自中天徙居南國。蓋慕其文化也。嗟夫長者。妾則羅磨王遺裔。不圖零墜。至於斯極也。嗚呼。前王以美人之故。尙能不屈。妾則失父母之邦。兄弟姊妹悉被凌辱。使前王猶生。今日妾知大盜無遺孽矣。方女言時。聲淚俱下。不慧大息久之。曰。昔大王犀婆耆當大盜昌披之世。以單力匹馬所向無前。吾儕其與乎。壯者指天曰。自古傳說「黑雲黓黓斯爲殺氣」。吾自栖身世外以來。未嘗一日而忘恫恨。吾

儕當出世圖之遂約四十餘人。飄然出洞壯者語不慧。此許有神呵護。輕佻媚外。不知遠計者。無許進洞。云不慧。留心道路。殊非曩昔所經。前面有峻嶺。四十餘人。均自梯嶺而行。惟壯者夫妻相扶持。既達嶺頂。不慧俯視恒河。明滅壯美。無倫一帶。恆伽子。（Gangautra 恆伽跋）行人如蟻。吾儕下山。復行八由延經一深林。闕寂無聲。深林過已達舍。（Darca 此云新月）已懸天際。四十餘人均指對岸不慧諦觀。累累白骨的枯顛與月爭光。而已夜靜。風涼四十餘人沈沈睡去。不慧獨不成寐。展轉間微聞簫聲。陰深。萋莽不慧起身。審簫聲自東來。撥艸窮源。尋至其地。果見長老髮白蓬蓬。不慧進前拜禮。伏地大哭。長老顰其雙眉曰。小子國破家亡。爾奚言。爾當知吾國實哲學之淵海。俯視希臘。殆後進耳。吾國雖在上世。分崩然列國政治。蓋依摩奴法典。人民安樂。奈何末世。威權墜弛。漸入衰頹。以至今日。莊嚴樂土。全屬他人。傷心哉。小子我非神仙。我為摩竭陀遺老。一時巡禮濱海。以甲先賢之厲。忽見大盜執三數人。剖腹投諸海濱。蓋私築鹽坑以求活者。傷心哉。小子忍令梵天之裔。淪於刺蝟。我乃率此土百有餘人。以申公憤。寧以筋骨為繩柱。血肉為泥塗。百有餘人。果已盡死。豈非貞貫白。

虹今我吹簫哀訴梵天而已。長老言滔滔若海潮音不慧。白長老以謀恢復事。長老以手背收淚曰：小子當徐圖之。尋諸隱士亦至。不慧一復長老言四十餘人均起舞以表歡悅。舞已復行至一村。落古木參天。花放滿足。奕奕有光。天香繚繞。不慧憑弔斷井頽垣。凄然下淚。是日村民家寒食。蓋爲涼七節。Chilika festival。不慧避世久。今始知時爲仲夏也。長老無言久之。命壯者對彼村民陳恢復大義。復遣壯者妻教導婦女壯者肅客。指天白衆曰：余輩梵天遺裔。亡國已來。被大盜殘殺。無已思之。能勿髮指。今茲大盜重定法典。是猶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借揖讓而行劫耳。安比摩奴法典。嗚呼。自昔阿利安人。利用階級制度。束縛吾人。繼而回人殘暴及莫臥爾。自蒙古來。尙可以德報怨。乃至今日。欲食鹽亦不可得。吾儕試思。梵土者。梵天界。以載吾梵裔者也。今反令大盜爲主。古所未聞。况復盜行巧詐。污穢殆不忍言。人非木石。斷不能長。此終古也。彼認賊作父者。余三復思之。決非吾族。嗟夫。吾儕神明之胄。勿以大盜爲可親。昵不觀其腹。若卑巴酒桶。日曝吾血。以充饑渴。助賊爲暴者。雖恃法典如阿輪迦樹 Amalaki tree。根枯枝朽。不足爲畏。長大聖有言。五趣生死輪轉。

無際可愍。衆生百劫難度。今欲早離苦海。當以大雄無畏之身。還我婆婆大地。若其不爾。則非梵天之裔。永墜泥黎。敢憑濕縛U. P. A. 司破。慈悲哀愍。村民聽已。皆大歡呼。願滅大盜。惟諸婦女。偷安逸處。膽如粟。大婦人爲物真。百劫不超昇者。哉。旣而部署畢。吾儕率數百村人。老先導行。至日莫。有大盜四人。擁一女子。盛妝姣服。百計裝潢。諸人見之。疑爲蜂妖。四人悉衣黑服。頸懸一物。作十字形。發光閃閃。如屠者刀。不慧叱之曰。且住。我且問爾。(未完)



談叢

◎虎偃遺恨

第一 編者自叙

有嬌血胤

烏。摩。世。皆。知。吳。三。桂。之。逆。矣。而。豈。知。施。琅。之。負。恩。鄭。氏。負。恩。明。室。因。以。負。恩。于。我。中。國。其。逆。蹟。爲。尤。鉅。哉。蓋。三。桂。之。逆。在。率。其。醜。虜。深。入。滇。黔。窮。搜。緬。甸。弑。帝。酖。后。躬。行。悖。惡。其。逆。至。著。人。人。可。知。而。施。琅。之。逆。在。假。托。父。仇。效。忠。異。族。鄭。氏。既。滅。猶。復。僞。飾。仁。義。躬。祭。延。平。之。墓。悲。哀。痛。哭。而。去。藉。以。盜。名。欺。世。而。於。當。時。之。所。措。置。則。務。極。周。市。若。張。大。綱。幾。令。南。中。義。士。一。旦。盡。爲。魚。鼈。而。供。其。刀。俎。其。心。至。很。而。其。逆。至。隱。儼。若。狡。兔。脫。不。爲。揭。發。直。可。以。愚。一。時。而。欺。萬。世。烏。摩。何。可。忽。哉。且。三。桂。日。後。未。始。無。悔。故。撤。藩。事。起。即。東。連。耿。尙。興。師。北。伐。聲。威。所。震。猶。足。以。動。遺。民。恢。漢。之。思。雖。事。不。必。成。而。罪。略。可。道。若。施。琅。逆。賊。身。既。降。虜。媚。虜。而。不。之。恥。乃。更。出。其。羈。縲。務。強。人。之。降。虜。媚。虜。而。不。已。烏。摩。觀。于。秦。陳。海。上。情。形。滅。獨。租。賦。收。拾。遺。棄。人。材。諸。僞。贖。不。可。

憤哉。而安溪李光地之逆。尤甚可誅。蓋李光地者。虜廷所稱爲理學名臣者也。然自古儒生爲學。無不知敦品植節。砥行立名。嚴夷夏之大防。明春秋之本義。故出而筮仕。則攘斥胡虜。扶護神皋。處而隱野。則綱紀群倫。立彰風教。雖際淪亡。亦不以淫威而屈其節。如宋之文山。疊山。所南。昴羽。明之堵何史。左瞿張黃劉。其氣節之堅。志趣之大。自非大賢。何可企及。此所以成類族辨物之君子。而爲明識理義之眞儒也。乃若光地者。盜理學之虛名。行傾險之鄙事。蠟丸告變。甘爲猛虎之俚。軼事爭傳。若有腥聞之羨。而且忘親貪位。喪母不歸。大逆不道。莫此爲甚。顧猶忝埶道學。惑世誣民。悲夫。嘻哉。不將充塞仁義。瀆亂人倫。率天下之民。胥入于禽獸之途。而乾坤幾乎或息歟。是用憤歎。摘其詭謀。昭而著之。俾我遺民。知臺灣之亡。實由此兩大漢奸所成。而餘燼不燃根株。永絕坐令遙遙。二百數十年。長爲奴隸牛馬。而不知恥。亦由此僞儒僞學。簧鼓煽惑。有以汨沒人之本性。而致使萬劫不復耳。然則覩是編也。不亦可以憬然深悟哉。戊申四月二十五日。大明永曆皇帝。爲逆賊吳三桂。絞死于雲南城。篋子坡上。焚尸揚灰于九龍池中之大紀念節。有媿血胤揮淚書此。

◎第二 李光地之蠟丸疏

有媯血胤曰。考永曆殉國後之十二年（即虜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起兵閩中。鄭經亦進復泉州。聲勢甚振。並以禮招光地。光地竟拒不從。至明年夏。乃密獻此疏于虜。而大事去矣。烏虜光地之肉。其足食乎。

臣李光地謹題。爲密陳機宜事。臣自二賊構亂以來。遁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至於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于今。未污清節。評曰：逆天降虜。非污清節之尤者耶。以辱朝廷。然踪跡孱危。尙未知草莽孤臣。復能幸全要領。以再瞻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于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評曰：媚虜耳。方且得官何至于死。希徹天聽。惟皇上垂察焉。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敝。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道。不可不審也。今耿逆方悉力于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接壤之處。防備極疏。耿逆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

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評曰：彼固醜虜自北而來，那知南中實情，豈如爾之漢奸爲鬼爲賊，算計極深？）以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疏，選精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訶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評曰：的是妙計。）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評曰：遺黎當不至昧良如此。）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略相屬，接應尤極便易。臣乞皇上密馳詔旨，勅總兵官間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晞見大陽，尙幾幸於萬一，倘有可采，伏乞睿鑒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禮，仰惟聖明照亮。

有媿血胤曰。避實擊虛。最爲千古用兵要策。虜朝得此等明白曉暢之才。爲之詳細籌畫。安得不勝。雖然。以光地之才。而不明中外大義。視顏降虜。吾究不知其良心果安在也。

◎第三 李光地之施將軍逸事

施將軍名琅。閩之晉江人。值閩亂。少而從戎。曾隨大學士黃公道周。出仙霞關。知事不可爲。輒以偏裨。有所建陳。公報之曰。君言是也。顧吾大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變。可以佐時。君輩行矣。勉之。遂謝黃公去。明亡。寄食海上。鄭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艙中。欲殺之。公以計遁脫。鄭遂殺其父若弟。（評曰。此記却不實。考琅與延平。素稱莫逆。故延平亦極倚重之。徒以其一朝犯罪。故執軍法一討之。蓋正以明王章也。倘琅能悔罪。建功自贖。何爲不可。乃獨甘心降虜。不其顛哉。）公歸本朝。用戰功。數年間至大帥。佩將軍印。召入爲內大臣。列伯爵。余素未深知公。一夕就公燭下話。道及順治己亥年事。余曰。社稷之靈也。令賊不頓兵城下。驅而徑前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余曰。循山而東。奈何。公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衆寡勞逸又懸。所在雖

響應。作聲勢。實觀望。不能爲之助也。纔涉北地。與官軍交。賊立盡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沂江而上。所過不留。直趨荆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於今日矣。棄舟楫之便。而敵攻圍。故知賊無能爲也。（評曰。此說却是然。所以不行者。蒼水諸公已無在耳。）余以是知公能。明年天子以海患久未息。復起公提督水師。專平海事。越二年。余請隱家居。評曰。此直僞語欺人耳。以光地之熱。中利祿。至喪其母。而不願尙安能隱乎。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舟戴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據。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飄拍。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後當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湖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膽喪矣。台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曰。

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議天時利害，地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評曰：觀此等問答，語氣純是小人獻媚上官，口吻寧有自居理學名儒而卑鄙齷齪若是耶？）公以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尅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翻食案，嘆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台灣，憂沮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先時明季鄭之祖芝龍，海大寇也，歸誠後，貴顯嘗朝京師，過龍虎山，有異人爲決未來事，語甚隱，然意若跨土稱孤，爭衡南面者，未云。金雞唱，龍種消，公辛酉生，其專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芝龍子孫也。余十五六時，便聞斯語，後二十餘年而驗，贊曰：此余所聞見於公者，雖其子若孫不知也。（評曰：以子孫不知之事而爾獨知之宜乎？其詔詔然有自矜得意之色）公以功進封侯爵及後裔。（評曰：彼竟以功封侯爵及後裔，何等可羨！然爾之蠟丸疏似較彼功爲尤鉅，何以虜帝竟淡然若忘，不以侯封加爾耶？然則讀爾所紀，不惟流涎滿地，亦當鼻涕一尺）史臣當有傳，故紀其逸事之爾。

◎第四 施琅之密陳海上情形疏

鄭成功倡亂二十餘年。(評曰：琅目延平爲倡亂，然則爾之初起，何以從黃公道周耶。己之反覆而目人爲寇，天良安在。)恃海島爲險，蔓延鷓鴣張、荼毒生靈，故當時不得不從權折地，絕其進取之路。嗣而皇上廣開德意，招徠撫綏，漸散其黨，成功疑懼，乃遁踞台灣，以爲兔窟。康熙元年，兵部郎中黨古里至閩，臣備將逆島可取之勢，面乞代奏，復上疏密陳。荷蒙諭旨，仰藉天威，數島果一鼓而平。逆孽鄭經逃竄，負嵎恃固，去歲朝廷遣官前往招撫，未見實意歸誠。從來順撫逆勤，大關國體，豈容頑抗而止。(評曰：不要臉的叛賊，乃敢發此議論。)伏思天下一統，胡爲一鄭經殘孽，盤踞絕島，而折五省邊海地方，畫爲界外，以避其患。況東南膏腴田園，及所產魚鹽，最爲財賦之藪，可資中國之潤，不可以西北長城塞外風土爲比。(評曰：既知其爲財賦之區，何以不圖自立而竟甘心獻奉之於醜虜耶。)儻不討平台灣，匪特賦稅缺減，民困日蹙，即防邊若永爲定制，錢糧動費加倍，輸外省有限之餉，年年協濟兵食，何所底止。又使邊防持久，萬一有懼罪弁兵，及冒死窮民，以爲逃遁之窟，遺害叵測，似非

長久之計。(評曰：中國夷狄本來各有界限，要他長久佔據漢土何耶？)且鄭成功之子有十，遲之數年，並皆長成，假有一二機覺才能收拾黨類，結連外島，聯絡土番，羽翼復張，終爲後患。(評曰：使延平十子果能樹立，亦屬中國之福，若必從爾計，則何弗殄滅中國之民而使無噍類耶？)我邊海各省水師，雖布設周密，以臣觀之，亦僅能自守，若使之出海征勦，擇其精銳習熟將卒，實亦無幾，況後此精銳者老，習熟者疏，何可長恃？臣蒙皇上逾格擢用，荷恩深重，分應滅賊以盡厥職。(評曰：如此看來，爾施琅逆賊真正是虜朝一個大忠臣)每細詢各投誠之人，及陣獲一二賊夥，備悉賊中情形，審度可破之勢，故敢具疏，密將台灣勦撫機宜爲我皇上陳之。查自故明時，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臺灣者有二三萬，俱是耕漁爲生。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挈去水陸僞官兵，并眷口，共計三萬有奇，爲伍操戈者不滿二萬，又康熙三年間，鄭經復挈去僞官兵，并眷口，約有六七千，爲伍操戈者不過四千，此數年彼處不服水土，病故及傷亡者五六千，歷年度海覓伺，被我水師擒殺，亦有數千，相繼投誠者計有數百，今雖稱三十餘鎮，並係新拔，俱非夙鍊之才，或轄五六百兵，或

轄、三、百、兵、不、等、計、賊、兵、不、滿、二、萬、之、衆、船、隻、大、小、不、及、二、百、號、散、在、南、北、二、路、墾、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餘、里、鄭、經、承、父、餘、業、智、勇、不、足、戰、爭、匪、長、其、各、僞、鎮、亦、皆、碌、碌、之、流、又、且、不、相、聯、屬、賊、衆、耕、鑿、自、給、失、于、操、練、終、屬、參、差、不、齊、內、中、無、家、口、者、十、有、五、六、豈、甘、作、一、世、餘、獨、寧、無、故、土、之、思、但、賊、多、係、閩、地、之、人、其、間、縱、使、有、心、投、誠、者、既、無、陸、路、可、通、又、乏、舟、楫、可、渡、故、不、得、不、相、依、爲、命、鄭、經、得、馭、數、萬、之、衆、非、有、威、德、制、服、實、賴、汪、洋、大、海、爲、之、禁、錮、如、專、一、意、差、官、往、招、則、操、縱、之、權、在、乎、鄭、經、一、人、恐、無、率、衆、歸、誠、之、日、若、用、大、師、壓、境、則、去、就、之、機、在、乎、賊、衆、鄭、經、安、能、自、主、是、爲、因、剿、寓、撫、之、法、大、師、進、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則、形、勢、可、見、聲、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幹、員、宣、朝、廷、德、意、若、鄭、經、勢、窮、向、化、可、收、全、績、倘、頑、梗、不、悔、俟、風、信、調、順、即、率、舟、師、聯、鯨、直、抵、台、灣、拋、泊、港、口、以、牽、制、之、發、輕、快、船、隻、一、往、南、路、打、鼓、港、口、一、往、北、路、蚊、港、海、翁、窩、港、口、或、用、招、誘、或、圖、襲、取、使、其、首、尾、不、得、相、顧、自、相、疑、惑、疑、惑、則、其、中、有、變、賊、若、分、則、力、薄、合、則、勢、盛、於、以、用、正、用、奇、相、機、調、度、登、岸、次、第、攻、擊、臣、知、已、知、彼、料、敵、頗、審、率、節、制、之、師、賈、勇、用、命、可、取、萬、全、之、勝、倘、賊、踞、城、固、守、則、先、清、勤、其、村

落党羽。撫輯其各社土番。狹隘孤城。僅容二千餘衆。用得勝之兵。而攻無援之城。使不即破。將有垓下之變。賊可計日而平矣。夫興師所虜募兵措餉。今沿邊防守經制。及駐劄投誠間曠官兵。皆爲台灣而設。聽臣會同督提諸臣。挑選習熟精銳。用充征旅。無事徵募動費之煩。此等兵餉。征亦用。守亦用。與其束手坐食於本汛。孰若簡練東征於行間。至修整船隻。就于應給大修銀兩領收。可無額外動支。船未足用。則浙粵二省水師。亦爲防海設立。均可選用。仍行該省督提。選記官兵。各舉總兵一員。領駕協勤。每船用慣熟澎湖、台灣、港路、舵、梢、數人。即於福建投誠官兵內。挑選分配。不足則將投誠兵汰其老弱。別募熟于海道之人補額。因此見在額給糧餉。不湏分外加增。無煩夫役輓輸。安配定妥。以候風期。毋論時日。風信可渡。立即長驅。利便之舉。誠莫過于此者。但水路行兵。出海水深。利用大船。進港水淺。利用小哨。今當新造小快哨一百隻。以爲載兵進港。及差撥哨探之用。又當新造小八槳二百隻。每大船各配一隻。到台灣臨敵登岸之時。可以盤載官兵蜂擁而上。其小快哨每隻新造。只有銀價四十兩。小八槳每隻新造。只用價銀一十五兩。二項共該銀七千兩。爲費不多。

若台灣一平。則邊疆寧靖。防兵可減。百姓得享昇平。國家獲增餉稅。沿邊文武將吏。得安心供職。可無意外罪累。一時之勞。萬世之逸也。（評曰。觀此大疏。爲虜廷計。自是上策。然亦思夫吾神州黃胤將自此遇辱。而永永不見天日。耶烏虜痛哉）

有媯血胤。曰施逆。自虜順治三年叛降以來。至虜康熙三年。以功官至右都督靖海將軍。七年乃密疏言鄭某負嶠海上。宜急征勦。若恣其生聚。是養癰也。云云等語。旋即被召入虜廷。面詢方略。琅遂復上此疏。而計愈毒矣。然當時虜主。猶未深信。下部決議。咸以風濤莫測。難以制勝。奏覆。其事遂寢。及後鄭經死。而事乃不可救矣。烏虜惜哉。

◎第五 施琅之請蠲減租賦疏

有媯血胤曰。此虜康熙二十二年。秋八月。施逆已滅。臺灣後之僞疏也。于是虜酋乃加封琅爲靖海侯。世襲罔替。並以酋所自用冠服賜之。且賞孔雀翎云。

臺灣沃野千里。則壤成賦。因地爲糧。宜稱富足。但地處汪洋之中。化阻聲教之外。彌山遍谷。多屬土番。雖知懷服。習性未馴。射獵是事。徵供無幾。所安于耕桑。可得按戶

而問賦者。皆中國之人。於數十年前。生聚乎其間。及鄭逆擁衆盤踞。兵即爲農。農即爲兵。兼沿海數省之地方人民。有爲其所掠而去者。此有趨而附者。非習於漁。則與爲佃。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僞藩。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人去業荒。勢所必有。今部臣蘇拜等。所議錢糧數目。較僞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遠。在鄭逆當日。僭稱一國。自爲一國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餉賦。未免重科。前部臣等奉有再議之旨。不得不以數目議覆。臣竊見此地。自天地開闢以來。未入版圖。今其人民。既歸天朝。均屬赤子。以我皇上視民如傷。率士咸被。伏乞沛以格外之澤。蠲減租賦。則恩出自皇上。不在臣下。使海外諸國。向聞天威而懾服。茲輕賦薄斂。益慕聖德而引領。如以會議既定。當按數而徵。在道府縣責成所係。必奉行催科。兼以鄭逆向時所徵者。乃時銀。我之所定者。乃紋銀。紋之與時。更有加等。茲劉國軒馮錫范見在京師。乞勅部就近訊詢而知。彼夫遐陬初化之人。非孝子順孫。萬或以繁重爲苦。輸將不前。保無釀成地方之禍階乎。至時動輒更爲費更甚。何惜減此一二萬之錢糧哉。且臣前之所以議守此土者。非以因其地而可以加賦也。蓋熟察該地。屬在

東南險遠海外之區。關係數省地方安危。既設官分治。撥兵汛防。則善後之計。宜加周詳。今所調守兵一萬。乃就閩省經制水陸兵丁六萬五千七百五十名數內抽調。兵無廣額。餉無加增。就此議定錢糧數目。蠲減於寇虐之後。使有司得以仰體皇上德意。留心安集撫綏。俾四民樂業。億兆歡戴。至數年後。人戶盛繁。田疇悉易。賦稅自爾充盈。斯時有增無減。豈待按數而徵哉。至於興販東洋白糖一項。歲定二萬石。不足之數。聽其在本省之內採買。夫本省之去台灣。已隔兩重汪洋。以台灣所產白糖。配台灣興販船。固爲安便。若就本省湊買白糖。涉重洋而至台灣。方興販東洋。則今四方蕩定。六合爲一。在台灣可以興販東洋。何本省而不可興販。必藉台灣之名。買白糖赴彼興販。此皆部臣蘇拜等慮彼中之錢糧不敷。婉爲籌度。湊足良法。可知台灣錢糧。一時未能裕足故也。然在部臣。及督撫二臣。未至其地。不知該地情形。雖留心區畫。難以曲盡。以臣躬親履歷。其於民風土俗。安危利害。無不詳悉。天下事言之於已然之後。不若言之於未然之前。臣荷恩深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今不言。至于後來。或有禍患。咎臣以緘默之罪。臣又安所自道。況臣叨有會議之旨。故不得不

盡披陳。

◎第六 施琅之請收拾遺棄人才疏

窃惟我朝定鼎以來。凡屬投誠。荷恩錄用。在在竭忠。或膺提鎮。或授副參遊守千把等。殊典過優。近准部咨。康熙十三年以後。凡投誠功加未至八等者。追削歸農。奉旨欽遵在案。此就功分別用舍。亦慎名器之要端。然此等不無抱抑之嘆。盖用人之道。用之不可以拘例。棄之尤不可以驟促。臣思閩省効誠。有係康熙十三年以前。在外省墾荒。爲題調從征効力者。有康熙十三年以後。在木省効勞。見補經制遊守千總員缺。著有功績者。至于台灣新附人員。亦有勇敢歷練者。一旦棄置之。未免屈其已効之力。而辜其歸命之心。以臣愚見。不若洪開格外隆恩。勅下督撫提將新舊投誠官。見在閩省者。親行考驗。其中果老弱病廢。無一技之長。原係經任遊守千把者。准其原品致仕。未經任事者。聽其原籍安插歸裝。果係年力精壯。胆氣勇敢。歷練戰鬥者。酌定銜割。量給俸餉。令隨督撫標下効勞。許以遇缺保題一二。補用此中名數舊者。如墾荒題調。及本省効勞。見補經制員缺。航勤効力者。驗選約計不過百餘員。如

台灣投誠。驗選不過數十員。計朝廷之動給無幾。從前海疆未靖。年年調發。飛輓費用不計。今四方式寧。各省溢額官兵。概經裁汰俸餉。從此減省。一年之中。何惜一二萬金。以養有用之人。使新舊投誠老弱者。遂安處之榮。精銳者有功名之望。若以功加未至八等。循例而棄之。已至八等。循例而用之。是徒循資格以待人。臣伏見未至八等者。其才略未必皆遜於已至八等之員。已至八等者。其才略未必能勝於未至八等之員。惟擇其精練勇敢者而蓄之。則凡巨擘皆得遂其願効之懷。自壯而老者而死。安心於覆轡。彼懦弱無長者。亦恬然而自安。不寧惟是。見今裁兵之際。更多游手游食窮窘無藉之輩。負戴營生。非其素志。不能盡保其無異念。視此巨擘。皆爲我羅而養之。則若輩之碌碌因人成事者。終無足有爲。即爲亦無濟。此寔籠絡人才。羅其尤而衆心自戢者也。評曰。很辣可惡。且夫朝廷當二年一試武場。不過欲廣搜天下人材。然其中式者。雖弓馬略諳。而未歷戎伍。未經戰攻。何若此等之赳赳武夫。慣精於疆場。用之較有實效也。昔漢祖當天下既定。猶思壯士以守四方。此深鑒用舍之得失。茲萬國獻琛。羣黎徧德。各省亦有投誠不同。而臣在閩言閩。特舉此投誠

之用舍。蓋措置得宜。其於國家未必無少裨也。況乎鄭克塽見蒙優加公爵。馮錫范劉國軒見授伯爵。國軒更叨天津總兵之任。皇上之推心垂仁。誠冠於萬古帝王。又誰不傾心仰答者乎。臣爲封疆籌奠安至計。非敢爲投誠人員自市私恩也。有媿血胤曰。一片忠肝義胆。昭然若揭。惜乎自此疏出。而吾漢族之英雄。盡受其羈絆。無一能兀傲自樹者矣。二百數十年之沈沈若睡。寂然不驚。其根于此乎。悲夫。

第七 結論

有媿血胤曰。嗟乎痛哉。彼施琅李光地兩大叛逆之傾我中國。覆我社稷。淪陷我元元。亦既有然矣。而豈知遺孽之滋生。且再起以傾我中國。復我社稷。淪陷我元元。如施世驤之於朱一貴耶。初臺灣旣破滅。虜設府縣官治理之。及康熙之六十年。有皇明帝裔朱一貴。痛祖國之淪亡。抱恢復之壯志。遂於四月孟夏。建樹義旗。提倡獨立。自號中興天下大元帥。而駐師于鳳皇縣之姜園。討殺虜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等。遂進復臺灣。悉驅逐虜所置官吏。聲勢甚振。會施琅次子世驃。方爲虜福建水師提督。聞警。即率所部進扼澎湖。復直趨鹿耳門。躬發礮。中我所貯火葯府。火大熾烈。我

軍遂驚潰。越日復戰。復大敗。勢乃不支。而一貫泊其將翁飛虎等十二人。遂被誘而獲乎世驪之手矣。一貫入燕。竟寸磔死。其衆亦無一生還者。烏庫烈哉。然使無世驪。則臺灣或且自立。而朱明之祚或且重光。凡我遺民。詎不幸甚。顧天禾厭禍。梟獍朋興。遺留之卵。且更滋毒。卒使先朝帝子。重權滇池之殃。指水曆帝窮島孤忠。盡作田橫之客。嗟乎嗟乎。慘禍如此。得不發志士之悲哉。故既述其事。而復申之如此。



撰錄

瑞安孫先生哀辭

太炎

炳麟始交平陽宋恕。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於先生。當是時。吳越閒學者。有先師德清俞君。及定海黃以周元同。與先生三。皆治樸學。承休寧戴氏之術。爲白衣宗。先生名最隱。言故訓審慎過二師。著周禮正義。墨子問詁。古籀拾遺經。逐札逐。如目錄。而平子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惠寶積經。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平子麻衣垢面。五六月。著緜鞋。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恭謹。恂恂如鄙人。夸者多舉平子爲笑。平子無愠色。及與人言學術。剛稜四注。談者皆披靡。炳麟以先生學術問平子。平子勿深喜。然不能非閒也。會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詆古文爲劉歆僞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治周官。皆劉氏學。駁僞經考數十事。未就。請于先生。先生曰。是當譯世三數年。苟聊有言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安用辯難。其以自熏勞也。頃之。康有爲敗。其學亦絕。然輕嫻者多。撫三統三世爲名高。往往喜識緯。

誣典籍成事。外與進化之說相應。不自知回遶。始疑六藝。卒班固范曄所錄。亦以爲罔。先生節族愈陵。不與世推移。炳麟著虐書未就。以其草稿問於先生。方自擬仲長統。先生曰。淮南鴻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長氏。然炳麟始終未嘗見先生顏色。欲道海抵溫州。履先生門下。時文網密。不可平子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雖無長德。中正之官。取決於膽。猶勝諸薦紳怯懦畏事者。自有館舍可止宿也。其後傾側擾攘。墜之中。播遷江海間。久不得先生音。問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蹤迹。問浙中諸少年曰。先生亦幾及禍。然懷保善類。自若學者。介以爲重。平子雖周謹。顧內摯深。與人言輒云。皇帝聖明。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粵見鋒刃。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張陽狂。示親昵于裔夷。冀脫禍。難雖少。懸要之世人。負平子者深矣。其言內典。始治寶積經。最後乃壹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繫。專修無著世親之說。比出獄。世無應者。聞平子治瑜伽。竊自喜。以爲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稽古。立事世無逾。先生墨經廢千載。本隱之顯。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書。不爲穿鑿。莊葆深。冀自

珍不足當牧圉。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無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宜與文士不相容。受世雖得王闈運等百輩。徒華辭破道于樸學。無補益定海黃君。既前卒。屬先師又不幸。姬漢典柯不絕如線。賴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帶之民。千四百州縣。獨有一介而新學又不與先生次比。獨倡無與古先民之遺文。其將墜地。令先生得上壽。庶有達者繼其遺緒。令民志無攜貳。中夏猶可興也。昨歲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爲樂操土風。民不忘本質之子雲。稚讓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選。而無鉏吾庶幾國學可興。種姓可復。先生視新方言。以爲精審。賜之周禮正義。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發書。比今歲五月始達江戶。將以旬月抽讀正義。且以書報先生。願輔存微學。擁護民德。冀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嗚呼。不泯辰乎。先生遂捐館舍焉。知向日所以詔炳麟者。今遂爲末命也。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有所嚮。敕自茲其絕。先生被炳麟書。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不可得受讀國亡典刑炳麟喪其師資。且聞平子亦螫處不與世耦。生死未可知。內之頡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義淨之術。湊于一身。世道交喪。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學術既亡。華

實稿剝而中國亦將殄絕矣。嗚呼哀哉。

附孫先生最後書（先生孫氏名詒讓字仲容。其自署荀業者。荀孫通假義則詒讓之切音耳。）

太炎先生有道。箋敬疏闊。殆近十稔。遐睎滄波。深用悵惘。頃忽誦手畢。并示大著新方言。拚荷無量。禹域大勢至是。可爲痛哭。曲園丈亦悲宿草。業素居鮮壺。無復緝述之興。禮疏鑄版數載。近始印成。謹以一部奉政。奪誤甚多。未遑校改也。扶桑古籍開出。近見島田氏所刊皇侃喪服小記疏。信爲奇冊。此外倘有所得。敬祈惠示其目。佚存古佚及訪古志所著錄者。則多已見之矣。文網秋荼。恐不能常通簡畢。敬頌努力加餐。神馳無已。弟荀業敬復。中秋前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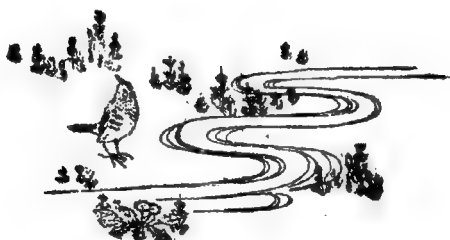
大著略讀數條。精審絕倫。容再細讀尋繹。或有贖誼。當續錄奉質。弟桑榆莫景。意思蕭槭。函力大減。不耐深沈之思。近唯以研玩古文大篆自遣。頗憤外人著文明史者。謂中國象形文已滅絕。頃從金文龜甲文丹徒劉氏撫冊獲十餘名。皆墳實可信者。附以金文奇字。爲名原七篇。俟寫定當寄質大雅。如爵弁字說文作纒。周官作緝。

近於金文得其正字。迺作載。而薛書齊侯罇鐘又有載字。讀爲壽始知爵色韋當作載。爵色絲當作載。古各有正字。纒緞皆尙非本字也。又韓侯伯晨鼎有鞞胃。今定爲皋比正字。鞞爲狻甲虎皮。樂記建案鞞胃即甲胃也。又說文疊字說解。引楊子雲說。頗嫌皮傳。今從金文得嬾嬾兩文。乃悟古文本作壘。其從囿者。甲文金文恆見。乃古文俎字。且聞兩肉疑取索俎之誼。楊許從宜皆誤。又黃帝妃名索祖。竊意當作嬾。後此史籍誤分爲二字。此雖近臆定。然亦四千年來未聞之論也。舊學淪廢。無可就正。謹略陳一二以當面質。想不哂其迂疏也。業又行。





撰
錄



六

附錄

答祐民

太炎

祐民足下。讀來書悉。僕前倡支那印度相互扶持之論。非謂今日革命黨人。遂能越國爲他人謀也。印度民心齊一體。魄堅強。而理化工藝諸術。又遠在吾民上。榜葛刺之檄文。騰于曠昔。今則抗租拒貨。漸見實行。亦無待漢人爲輔助。所以持此論者。則以獨立之期。彼此或有先後。如印度先獨立耶。必當扶持中國。如中國先獨立耶。亦當扶持印度。使人心有此觀念。而後他日可見之施行。若在今時。則雲南廣西。且難猝破。何能兼籌局外。雖然。足下以爲不當言此。斯大謬也。且問印度而外。越南緬甸。非中國之舊郡縣。而其民兼有吾同種者乎。若又縮小而計之。青島威海。非十年前中國舊疆乎。不知足下以爲當扶持否。當恢復否。蓋雖存一俛首親歐之念。而不謂彼土當棄之如遺也。然在今日。事實則尙未可行。事實雖未可行。主義固可有此。有此主義。則筆諸報章。不懼傷白人之感情也。若謂主義一明。事實即當立見。爲問吾

輩所言恢復中原者。今以一隅彈丸之地。遽能搏窅平而封滄關乎。其未能也。雖未能而主義必當有此。則以爲鷲馬十駕。必達是而後止也。足下言獨立之始。未嘗不依賴他國。舉意大利成事爲徵。此誠不衷事理之言也。意與英法皆白人。故媚之則得其助。支那人與白人。種類若風馬牛不相及。感情素異。縱媚之亦未必能得其助。縱不贊成印度越南之獨立。彼之耽耽於我。猶不爲之滅也。夫外交所以奏效者。在政府成立以後。勢力既與彼等。然後可得其應援耳。今一孤露之革命軍。彼視之固不蟻子若。縱推赤心以爲好。譬如乞食者求與通侯稱兄弟。彼豈受吾媚哉。適滋長其野心而已。足下已知法兵助清政府。破雲南之義師。然則保護爲虛名。而破壞爲實事。雖未明言排法。且宛轉以就之。法人亦終以我爲魚肉也。由是言之。藉援強國。冀以自全。在品格則爲下劣。在事實則無秋豪之效。願足下勿作此迷夢也。又況主義之與行事。步驟先後。兩有不同。今于事實。未嘗顯召白人之忿。豈在主義之宣布否耶。若循主義言之。縱除去越南印度等事。但言中國獨立。完全獨立之境。則必復威海歸青島。使上海不得爲萬國公地。使十八行省不得爲何國勢力範圍。白

人亦寧不知之。即此已足招其怒矣。欲令白人無怒。惟有鉗口結舌。勿吐一言耳。民報前有六條主義。其四條已宣發無餘。自餘二條。所云「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者。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國政府。必不贊成。唯列國之簡人爲可。所云「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者。已明勿不維持世界之僞平和。真正平和云何。曰使歐美人不得占領亞洲。使亞洲諸民族。各復其故國而已。此條主義。往日尙未宣明。今僕始有意發揚之。此本報應有之義。足下不得持倚賴之見以相疵也。章炳麟白。

再覆吳敬恒書

太炎

原函見新世紀四十四號

稚暉足下。前得手書。造次作覆。今見足下復以此函登諸新世紀中。故復詳疏本末以報。僕始終視足下。非革命黨也。非無政府黨也。非保皇黨立憲黨也。曰康有爲門下之小史。盛宣懷校內之洋奴。云爾。足下輒以陵轍同輩爲言。誰視足下爲同輩者。乃牽涉陳範事。摘僕所著慰丹傳中之言云「清鉛山知縣免官欲報仇」者。以相詰。陳範素以賊吏得名。淫昏欺詐。至免官後尙然。凡人書信札封面與範。題云大老爺

則怒。題云大人則喜。範會捐升知府。此得爲真革命黨乎。至云提考藍戴銅頂。二者吾幸脫焉。少小未嘗應試。至今猶是漢族齊民也。足下嘗中式鄉試。私臆他人。非舉人即學官弟子。盜跖以餘財汙良家。何足與辯。僕意固非謂應科舉者。即不得爲革命黨。亦非謂曾入仕塗者。即不得爲革命黨。要在觀其行事而已。陳範以臧吏免官。發憤而言革命。其心詐僞。非獨僕一人知之。若如香山陳景華者。殺岑春煊差官。因被拘劾。遂入革命黨中。當其攻殺差官時。已有慳直犯上之氣。故其言革命爲可信。亦誰得以陳景華爲免官報仇者。如範之倫。固遠非景華比矣。民族革命光復舊物之義。自船山晚村以來。彭彰在人耳目。凡會黨戶知之。凡婦女兒童亦戶知之。非自僕始。僕安得以革命黨前輩自居哉。世有材駿。或沈淪科舉仕宦之間。與昌言立憲變法而卒自悟其非。豹變龍擊以歸于革命者。吾方馨香頂禮以造其門。獨于足下則異是。要以行事推知耳。昔聞康子有日月二侍者。怪而問其徒黨。則曰。林旭者。吾師之外嬖也。吳朧者。吾師之外嬖也。此所以赫然留「吳朧」之名也。前此作慰丹傳。由革命評論社人屬僕疏記。以充篇幅。書此相付。草次操觚。錄其事狀。所以發揚芳烈。酬死

友于地下者。無過豪末。痛心之事。言之能無忝乎。慰丹而外。死友復有秦力山氏。欲爲作傳。至今未成。誠以二子之提倡革命。收效至宏。與僕交義亦最摯。悲痛慘怛。度越恆情。故欲記其事而不能措諸文辭。若無革命評論社人之請。斯傳雖至今不作可也。而足下謂以此爲表旗。足下思想自由。僕亦豈能干涉。但自述素心。如是而已。足下詰僕云。□□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屢詢留歐同人無知之者。新從東方來之人。亦不之知。今告足下。□□乃一幕友。前歲來此游歷。與僕相見而說其事。至其語所從來。僕何必問。度金陵皆已知之。足下雖以死抵讎。賜麪請安之事。卒不可諱。且足下既見明震。而火票未發以前。未有一言見告。非表裏爲奸。豈有坐視同黨之危而不先警報者。及巡捕抵門。他人猶未知明震與美領事磋商事狀。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與明震通情之的證乎。非足下獻策之的證乎。僕輩入獄以後。足下來視。自道其情。當是時。足下亦謂僕輩必死。以此自鳴得意。故直吐隱情而無所諱。即賜麪請安等。及今自掩。奈前言不可食何。乃云「何不勾□君親叩俞氏」。足下既自述。僕又得二子證明。證據已足。又安用復叩爲。又云「獻策語與對學生語。未容隨便

填寫。足下試念。僕作慰丹傳。非法廷錄供之爰書。有其事則略記其語。寧能適與聲氣相肖。非獨僕然。自來記事者皆然。足下自命爲無政府黨。與法律相攻。顧于尋常記敘之言。欲以法吏錄供爲例。豈足下不知文體耶。抑攻擊法律者。所以自便。而挾持法律者。所以禦人乎。足下以直供蘇報主筆讓僕。抑足下入獄省視時。已自述行期。倉猝告別。旣爲逋逃之人。無從捕錄。又何隱焉。足下復以簡邀郝龍讓僕。抑僕豈願入網羅。以珠抵鵠者。徒以學社未理。是故守死待之。猶軍吏之死城塞。不然。何苦而不自藏匿耶。學社之爭。僕與慰丹發之。革命軍爲慰丹所著。僕實序之。事相牽係。不比不行。僕旣入獄。非有慰丹爲之證明。則革命軍之罪案。將并于我。是故以大義相招。期與分任。而慰丹亦以大義來赴。使慰丹不爲僕事。亦豈欲自入陷阱者。□氏雖以他事見捕。而人證未具。則獄不速決。獄不速決。則僕與蘇報館中三子。將永繫于捕署之中。是故亦以簡邀□氏。昔呂安替康。辭相引證。吾但知漢土先賢。有此成例而已。安知所謂落水求伴者哉。文辭記載。自有詳略。但說慰丹入獄。義不負心可也。縱自述簡邀事。于僕何損。而當深諱其文耶。愛國學社先進諸生。忿于社事。抵

慰丹之門。拋博罵醫。云。「章某已入獄。爾不入獄爲無恥」此非足下教之乎。僕于此事。蓋亦未及詳載也。足下睚眦報仇。與主父偃朱買臣輩異世同術。而外以博大之語自文。且前在學社。目中惟有南洋退學生。今在巴黎。目中亦惟有法國留學生。自此而外。四千年四百兆之士民。一切與犬羊同視。黨見狹陋。並世無雙。而反以心量過狹議人。此固足下所當自省者也。足下本一洋奴資格。迨而執贄康門。特以勢利相緣。非梁啓超陳千秋輩從之求學者比。先生旣敗。文武道窮。今日言革命。明日言無政府。外壁大闢。忘其雅素。一則曰吾年長。再則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輩自居。而反以是議人。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長耶。保者艾者。不在多言。善籍而口。勿令舐癰。善補而袴。勿令後穿。斯已矣。此亦足下所當自省者也。章炳麟白





附
錄



八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可也。

章炳麟白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內有信件諸直民報社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國學振起社啓

社會主義講習會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民報社啓

代派香港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夫人知之矣。自惠州革命軍興以來。革命之心理。灌輸全如。革命之風潮。磅礴大陸。而各地之爲革命狂濤的旋渦者。尤推南中國數省。若中國日報則其原動力也。晚近萍鄉之役。黃岡之役。安慶徐錫麟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該報皆設有特約從軍訪員。故電報之捷。消息之靈。遠非他報所及。又社會問題之重要。知之者鮮。該報乃於數年前首論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數萬言。透關無倫。世人有譽該報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木鐸。非虛語也。該報連郵費全年十二元。半年六元半。今爲苦學生計。特別減收全年十元半。半年五元半。有志革命者。誠不可不讀也。

民報社啓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民報社啓

請看 漢英新字典

是書爲山西喬君義生所輯全書。悉以漢字列部而輟以英語較之。他種字典就英字以求漢語者。則猶爲直接喬君深於英學殫心竭力以成此書。知吾國之研究英文語學者必有一番歡迎也。現已付印。不日出版。價二元五角。

發行所 中外各大書房

本社簡章

- 一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一 土地國有
-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二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三 本雜誌置總編輯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廿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各雜誌愆期之失
-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大久保村百人町二百卅八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資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